

電玩 × 漫畫 × 歷史
的
三國英傑傳

打爆真

國

歷史



C君◎農夫：有心有力有學問有樣
有身材又友善的KANNA
陳某：《火鳳燎原》的知音
前言

序章

三國是一個怎樣的開局

13

9 8 6

第二章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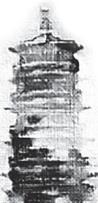
輕狡的建國者 孫堅
熾烈早逝的流星 孫策
當道義擊敗野心 太史慈
熾烈的江東貴公子 周瑜
瘋狂不遜的戰略家 魯肅
當嚴肅遇上奇葩 黃蓋
東吳前任美周郎 程普
存在感薄弱的老將？ 韓當
猛將·俠者·戰略家 甘寧
少年的傷痕 凌統
深閨悍女走上戰場 孫尚香
江東二喬的謎與霧

221 216 210 204 200 194 189 176 164 157 149 141

第一章 魏

亂世奸雄的虛與實 曹操
舊愛·賢婦·人妻 曹操夫人的故事
種田的獨眼將軍 夏侯惇
曹魏的特攻隊長 夏侯淵
合肥戰神 張遼
經驗老到的風雅儒將 張郃
攻守自如的勇將 曹仁
虎豹騎傳說 曹純·曹休
被遺忘的前期波士 曹真
被信仰建構的「忠臣」 荀彧
低調的夜光珠 荀攸
早死觸發的感情奔馳 郭嘉
三國唯一的女將 王異

134 126 119 96 89 82 76 69 61 54 49 40 21



第三章 蜀

玄之又玄一英雄 劉備
由猛將走上神壇 關羽
橫跨千百年的大變身 張飛
命中注定的萬人迷 趙雲
文人與劍 徐庶
獨斷獨行的不歸路 魏延
因自傲而偉大 諸葛亮(上)
因自傲而偉大 諸葛亮(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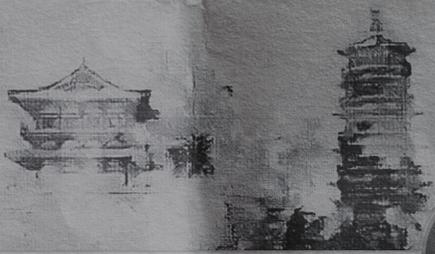
294 280 270 265 257 250 240 227

第四章 外傳

當櫻花遇上桃園 日系三國熱探秘
古代篇
吉川篇
現代篇
後記
主要參考資料

368 364 347 332 322

序章



三國是一個怎樣的開局

在正式開始前，這個序章會首先介紹貫穿本著的三個概念，要了解三國時代是個怎樣的遊戲，它們扮演着很關鍵的角色。隨着三國研究的發展，三國ACG也對這些概念有一定程度的引進，讓東漢的社會現況更具體地呈現在大家眼前。

名士與人物品評

STG《三國志》當第七集起引入武將制玩法，「名聲」這個代表個人風評的數值，就如影隨形伴隨着每個角色。在《三國志VII》，當訪問擁有特技「評價」的人物，如許劭、司馬徽，就可獲得品評，名聲值大升。在《三國志13》，直接結識名聲值高的人，更是

提升名聲的不二法門。名聲愈高，做事愈順利，以《三國志X》為例，假若在野時已累積一定名望，投靠君主時就會立即有個很好的官品；憑着好名聲結交武將，不會吃閉門羹之餘，親密度也會提升得較快。

這個名聲系統，其實是東漢時代的一種模擬。話說，品評人物的風氣在東漢相當盛行，有名望的士人會稱為「名士」。這個風氣源自漢朝的選人制度「察舉」，朝臣與地方官需定期推舉人材出任官員，察舉有不少科目（準則），如敢言直諫、才華優異（茂才），不過還是以「孝廉」（孝子廉吏）最為普遍。但一個古今皆然的道理是，大眾之所以知道某某是好人，首先，因為他是個名人。名聲來自輿論，而輿論則來自當地豪族與擅長評論人物的名士，故此豪族對選舉頗有影響力，而近水樓台的豪門子弟亦較易受察舉，曹操本人正是一個代表例子。

話說曹操雖出身大家，但他年輕時「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是個如假包換的不良少年，當時只有橋玄、何顛這兩個名士對他另眼相看，何顛更稱讚曹操是「命世之才」。為了讓曹操更有名氣，橋玄把他介紹給主持月旦評（每月一次的人物品評活動）的許劭，而許劭給曹操的評語，正是耳熟能詳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聽罷，哈哈

大笑。來到二十歲，曹操便憑着名聲這張入場券，舉為孝廉，展開仕途。又例如水鏡先生司馬徽，他「清雅有知人鑒」，曾經對劉備稱諸葛亮與龐統為「臥龍、鳳雛」^[1]，讓劉備不惜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許劭與司馬徽憑一句評語，就把曹操與諸葛亮拉上歷史舞台，正是出於這個時代背景。

正因為名聲與風評足以決定仕途，做就了東漢尚名的風氣，甚至去到本末倒置，名不副實的地步，當時就有民謠諷刺道：「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時士人自抬身價其中一個手段，就是剛才提及的閉門羹，在《三國志X》，當玩家名聲不足以高攀大人物，會有個欠揍的小鬼出來說你不出名，謝絕探訪。這個設定絕非吹牛，根據《後漢書·袁紹傳》，名士袁紹當年正是「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在這個遊戲規則下，我們會看到在三國時代活躍的軍師文臣，大多都在社會享有顯亮的名聲，憑着人脈、勢力與社會影響力，協助主君擴張勢力。

[1] 《三國志·諸葛亮傳》引《襄陽記》。

腳踏四界的豪族

所謂豪族，一言蓋之就是在當地實力龐大的家族。作為共同特徵，它們坐擁大量土地，養着一批賓客奴僕，成立私兵（部曲）保護自己的財產，肆意擴張且司法無力控制^[2]。東漢作為由豪族建立的政權，對豪族的遏抑相當有限，當時一個趨勢是，財雄勢大的豪族，吸收了不少困苦的小農與流民，這個現象不但反映出東漢社會貧富懸殊，更反映豪族侵蝕着國家權力，因為農民的生產力及稅收都給豪族收為己有了。當時代進入亂世，因戰亂較少，南方豪族能保有較豐厚的奴僕、私兵及土地^[3]，面對這個現實，孫權惟有跟豪族在夾雜合作及制約的狀態下，建立起後世所謂的「豪族聯合政權」。卻說在《三國志X》，玩家也可一嘗扮演豪族養私兵的滋味，只要你還是在野武將，便可花錢建立私兵。私兵既可用來當義兵，幫其他勢力打仗，也可用來成立新勢力。然而，如果投靠了某個勢力，那這隊私兵就會歸君主所有——假若南方豪族能像遊戲世界般輕鬆吸收，恐怕孫權就用不着那麼頭痛了。

豪族的勢力還延伸至商場及官場，即是說農商政軍四界，豪族都有涉足。《昌言》

明言，「豪人貨殖（經商）」（損益篇），積聚了大量財富，「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理亂篇）。《火鳳燎原》將河內司馬家定位為富可敵國的商家，將司馬懿設定為商人，驟眼看是把香港人熟悉的商戰思維套在三國時代，其實亦在一定程度上帶出了東漢的社會現實。

作為地方裡的大勢力，豪族參與官場可謂自然發展。視乎名望與文化修養，較低的當地地方官，例如孫堅的吳郡孫氏，較高的便出任中央，例如周瑜的廬江周氏。在這個風氣下，東漢更出現了「四世三公」的高門，即袁紹袁術的汝南袁氏，與楊彪楊修的弘農楊氏^[4]，為兩晉的門閥政治開啟先聲。雖說三國奠基者的家族門望，並不如上述的頂級高門，但論階層，其實曹操、孫堅、劉備均為豪族出身，具一定實力基礎，並非如某些

[2]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昌言·損益篇》：「（豪人）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3] 《抱朴子·吳失篇》：「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三國志·鄧艾傳》引鄧艾親言：「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

[4] 《後漢書·楊震傳》：「自（楊）震至（楊）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後漢書》：「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人想象中「出身貧寒」。對於「寒門」一字，有人會對它望文生義，以為是指窮苦的家庭，其實這個詞，往往是指無法擠身官場上流的次等豪族、下級地主，與高門世族相對而言。說穿了，在三國時代，我們是找不到貧賤寒苦攀升至九五之尊的想象。

二袁兩派相爭

當《真·三國無雙8》來到群雄割據章節，劇情說名門出身的袁紹與袁術最初斬露頭角，諸侯紛紛加入，令天下形成兩大派閥，還把長年當大眾臉的袁術升格當有臉武將。這種論調，雖語感陌生，卻是活生生的史實，《三國志·袁術傳》有說：「（袁術）既與（袁）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曹操、劉表屬袁紹派，公孫瓚、陶謙、孫堅則屬袁術派。因為《三國演義》要把構圖簡略化，突出曹劉孫的地位，才刻意淡化二袁的角色，埋沒群雄割據實為二袁之爭的真相。事實上，曹操曾是袁紹扶植出來的盟友，而孫堅就是受到袁術支持與庇護的開拓先鋒，他們前期的歷史，不單是國家勢力的發跡史，更是叛離袁氏的歷史。箇中的來龍去脈，希望往後

有機會能在二袁篇再作介紹。現在，就讓我們先看看力壓群雄的勝利者，魏蜀吳三國一眾明星的故事吧。

第一章 魏

亂世奸雄的虛與實 曹操

主人公身為一套作品的代表，曹操這個三國時代的主角，他的複雜詭譎，正代表着漢末三國這個時代的混沌與迷茫。而隨着時代與價值觀的轉變，世人對曹操的諸多想象，又令曹操形象與真相有某種程度的偏離。宜讓筆者在歷史原典與創作之間，對比出曹操身上的虛與實吧。

由複雜變成「奸絕」

一說起曹操，必然伴隨着「複雜」這個形容詞，所謂「複雜」有兩大面向，首先是曹操本身複雜的為人，熱情與殘忍，大度與多疑，膽大與纖細，真誠與奸詐，正經與輕

薄，一堆互為兩極、互相矛盾的特質，竟可在「曹操」身上得到統一。這種辯證關係，可說是英雄的常見特質，皆因英雄往往要面對複雜多變的處境，潛能向多方面延伸，連帶其應對方式也是複雜多變，而曹操本有的「詭譎」，更加深了這個傾向。要進一步了解曹操，就要先接受他內在的「自相矛盾」，過分側重正面或負面一方，皆不宜。

其次，後世對曹操駁雜的評價，亦增加了這個人物的複雜程度。在曹操死後不久的兩晉南北朝時代，世人已對他贊否不一：一方面，承認其雄才武略，代表例子當然是陳壽的評價「非常之人，超世之傑」；^[1] 一方面，則批判其人格所為，比如《曹瞞傳》^[2] 批評曹操「酷虐變詐」，《世說新語》則多載其「假譎」一面。諸位熟悉的演義曹操名場面，譬如兒時假裝中風誣告叔父、夢中殺人、呂伯奢案^[3]等，原型均來自同期野史^[4]，證明說三分的說書人並非純粹吹牛，相反，他們稿子多的是，照抄便可以。

曹操在人格上早有把柄給抓住之餘，還因為歷史因素碰上長達千年的尊漢思潮，使評價隨時代每況愈下。卻說晉室失敗，令中國陷入五胡亂華、南北分裂的亂局，導致人心重新憧憬大一統的劉漢。曹魏結束了四百年的大漢，卻只能建立起國祚短暫、統一大業未成的半吊子政權，曹操身為曹魏的奠基者，實際上卻處於無法以勝利者來形容的尷尬位置，於是負面材料亦多留傳後世。情況與《三國演義》成書歷程大致雷同，為滿足

偏安南方的感情投射，蜀漢正統說興起，尊漢觀念被重新建構，而代表着北方的「漢賊」曹操，所受的箭愈來愈多，其負面特質亦遭強調及放大。縱使曹操本是個面貌豐腴的人，在演義卻被「奸絕」二字所概括，白臉奸角的形象深入民心，直至近代才有所反彈。

新時代的強者想象

直至封建時代完結，曹操才開始擺脫正統論枷鎖，得到重新評價。經過近乎一個世紀的「翻案潮」，作為「至少是一個英雄」的曹操漸漸廣為人識之餘，就連演義賦予

[1] 由吳人所著的曹操傳記，書名直稱其小字，輕蔑之情盡顯於表。吳國對曹操反感情緒，其中一因相信是曹操屠城徐州，令大量徐州人避難江東，繼而凝聚一股反曹力量，本居徐州魯肅，就曾將曹操的暴虐與項羽類比。（見《三國志·魯肅傳》）

[2] 此案本身有複數版本，《魏書》（曹魏官方史書）主張呂伯奢兒子與賓客欲劫殺曹操，曹操「手刃擊殺數人」，《世語》及孫盛《雜記》則主張曹操懷疑呂伯奢有意殺害自己，故殺害其家人離去（演義亦採這個說法）。

[3] 雖說它們內容未必準確，然而其誕生卻可說明時人對曹操觀感不佳。

他的「奸絕」形象，也有人解讀成魅力奸角，稱他是敢作敢為的真小人。然值得留意的是，近代為曹操戴上的新冠冕，部分實有浪漫化之虞，甚至是為了滿足時代願望而硬套上去，未必符合史實。一個顯例要數到共產主義盛放的二十世紀中期，當時中國的政治與學術界從階級矛盾框架出發，將曹操當成反對儒家士族的「法家寒族」代表，而忽視曹操本身出生大家、具有儒者學養的事實。

將目光搬到娛樂範疇又如何呢？觀乎《真·三國無雙》、《蒼天航路》等作品，甚至是《關雲長》等三次元電影，大致都可以將這個「新·曹操」歸納成野心堅決、富有遠見、理性主義、高壓霸道，甚至是英俊瀟灑的把妹達人……當然，創作沒有盲從歷史的義務，然而，要是覺得這個強人形象異常突出的「曹操」就是貼近史實，恐怕又是個美麗誤會。畢竟在史書，曹操其實是個其貌不揚，在戰略上老是跟着幕僚意見走的人，反而袁紹與孫權才是氣場強硬、主觀意識強烈的君主。《火鳳燎原》的曹操對軍師言聽計從，沒有其他創作那種唯我是瞻的霸氣，其實不應視為「弱化」，而是應視為史實的一種演繹。順道說，經常拿來與曹操比對的日本戰國人物織田信長，坊間通行的「第六天魔王」、「果斷革新者」等邪氣霸王形象，早已在日本史學界遭到推翻，近年日本的

信長著作都以這個重估趨勢為賣點，可謂無獨有偶。

曹操的確是個文武雙全的英雄，在政治軍事頗有建樹，在文化上更精通各種技能，才華橫溢。但在另一方面，曹操亦總不乏軟弱、感性、失敗、其貌不揚（因為很重要所以說兩次）的事例，他之所以能夠統一北方，背後其實有條猶如少年漫畫的方程式——百折不撓的鬥志，幕僚的支持，再加運氣的眷顧。

一提及曹操外貌，較客氣的史書會說，「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魏氏春秋》），而不客氣的野史就會調侃，曹操長相，其實很抱歉！《世說新語》有個故事說，曹操自覺長得不好看，於是命「眉目疏朗」的大帥哥崔琰假扮自己接見匈奴使^[4]；《曹瞞傳》的描述更是繪形繪色：「（曹操）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

光榮三國的曹操向來氣宇非凡，嚴肅霸氣，雖與史書記載有點距離，卻是大家受落的曹操形象。
（圖片來自《三國志 13》）



[4] 《世說新語》：「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頭沒杯中，肴膳皆沾汙（污）巾幘。」《曹瞞傳》寫曹操「輕佻」出於貶意，但時代不同了，在今人眼中，這個曹操顯得活潑直率、有血有肉。與當今創作的共同想象剛好相反，這個鑄就一代偉業的「大人物」，原來是個與帥氣無緣的輕薄男！

被忽視的精英式起家

說到曹操身世也是一個故事，曹操父親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由於《曹瞞傳》曾言：「（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所以一般覺得，曹操與夏侯惇、曹氏與夏侯氏有着血緣關係。不過根據復旦大學對夏侯氏及曹氏後人作基因分析，卻發現兩家其實沒有血緣關係，結果曹嵩的身分要回到《武帝紀》這句「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很有遐想餘地（或者取復旦大學主張的，曹嵩為曹氏內部過繼）。曹操後來寫過一篇《善哉行》，憶述小時候母親早逝，欠缺父母教育與關愛，「薄祐（沒福氣）孤苦」的生活：「自惜身薄祐，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曹操孤清的童年，不但讓他曾經反叛過，更有可能讓他形成自卑而複雜的性格。

一旦說到曹操的起跑線，有論者會從陳琳檄文「贅闖遺醜」四字，主張曹操身為宦官之後，社會地位卑微。然而，一連串的事實是，曹操年輕時雖「任俠放蕩」，不受世人看重，卻又有條件「能明古學（古文經學）」，還得到兩個當代名士賞識^[5]，二十歲就當上孝廉，就如序章所展示那般，曹操是個不折不扣的豪門子弟，是曹騰資產的受益者，「卑微」這個形容詞，他可是配不上。

隨波逐流成霸業

當提及曹操青年時代的所作所為，很容易得出這個總結——「為漢室燃燒理想的熱血青年」。當他還是洛陽北部尉時，執法不避豪強；當他還是議郎時，更對靈帝多次上書切諫，直到「知不可匡正」才願意收手。一個更鮮明例子，當數反董卓聯軍時期，正

[5] 曹騰雖是宦官，卻好進達賢能，在朝上頗有名望，曹騰賞識种嵩，种嵩推舉橋玄，再到橋玄欣賞曹操，是大族人脈對曹操發揮作用。

當諸侯都口說反董，身體卻很誠實地「莫敢先進」，曹操卻成為少數的例外，率軍到滎陽與董軍猛將徐榮交鋒，輸得落花流水，不僅士卒死傷甚眾，就連助他起兵的金主衛茲也戰死沙場。當曹操回到酸棗，但見「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就算建議聯軍應分別出兵控制險要、震懾長安一帶，再利用疑兵展現天下討董之大勢，順勢打倒董卓，諸侯亦不肯採用其計。

漢室分崩離析，曹操一度希望力挽狂瀾，卻換來熱臉貼冷屁股的結果，原因在於，諸侯已經想着逐鹿中原，互為對立，曹操還慢半拍地冀望拯救漢室^⑥。但捨棄漢室的潮流，使曹操終究被拋落到混沌的亂世，在「隨波逐流」下，逐步成為雄霸北方的霸主。曹操在創作中，總是有種野心勃勃、一開始就志在天下的感覺，不過，曹操的實際言行未必足以支撐這個形象，甚至能夠歸納出他見步行步、方向不確的性質。

有一件受到誤解的事例，話說曹操與袁紹起兵，談到如果起兵不成，會找哪裡當根據地，當時袁紹就將「帶甲百萬，谷支十年」、坐擁「冀州強弩」的冀州視為霸業第一站。相對這個明確的基本戰略，曹操的答案要空泛得多：「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後人因為曹操戰勝袁紹，而自動看扁袁紹的清晰規劃，又說袁紹着重土地，

不像曹操首重人材可應機而變，非也，這是馬後炮^⑦。首先，袁紹本身也着重廣納人材^⑧，而且說到底，在手下鮑信建議、盟友袁紹上表之下，曹操還不是乖乖的到「大河（黃河）之南」的兗州當根據地，由東郡太守開始他的逐鹿第一步嗎？曹操的「野心」，並非純粹發自內心，而是時代洪流與旁人「慫恿」的共同產物。從曹操這種見步行步的風格可以推測，此人起初根本沒想過，他也有問鼎中原的資格，曹操後來在《讓縣自明本志令》自白，他年輕時的「我的志願」是征西將軍，這確實不是大話。

在《三國志》的曹營謀士傳記能夠見到，每當曹操有戰略轉移，都總會有個幕僚在背後——將兗州視為「霸王之業」起步，聽陳宮的。當陳宮與呂布張邈合謀，令幾乎整個兗州背叛曹操，在這個艱難時期，是程昱阻止曹操交出家人當袁紹人質，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在荀彧勸止之下，曹操打消趁陶謙過身進攻徐州的念頭，鞏固兗州這片根據地，

⑥ 曹操討董一馬當先，一片丹心不在話下，可是，曹操與諸侯的地位差距亦不容忽視，當時曹操只是奮武將軍，無法與坐擁州郡的諸侯相提並論。

⑦ 石井仁，2010年，《魏の武帝 曹操 正邪を超越した史上屈指の英傑》，頁249。

⑧ 《三國志·袁紹傳》：「（袁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

趕走呂布。「奉天子、修耕植、畜軍資」這個戰略方向，來自毛玠等人的建議。無視荊州劉表在後，遠征袁尚及烏丸，則根據郭嘉力排眾議。作為欠缺具體戰略視野的側面例證，曹操虛心採納下屬策劃的例子，不可勝數。

心象善變 Cao Cao Mode

與強人形象突出、不甘示弱的領袖不同，曹操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會對下屬展露洩氣的一面，分享他敏感多變的情緒。說回程昱阻止曹操交出人質的事，從《三國志·程昱傳》看來，面對兗州挫敗，曹操當時的確相當灰心，已經做好正式成為袁紹手下的心理準備，是程昱以「龍虎之威」、「神武」等超炫字眼增強曹操自信心，大力地扶一把，才令曹操改變初衷。另一邊廂，同樣是強盛一方伸手招安的例子，孫權打從一開始就沒意思送人質予曹操，他私下找周瑜與吳夫人商議，只是為了得到支持他既有立場的理據⁹¹。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構圖，是心象善變與否的分別。

曹操一生多打勝仗，不單在於他擅於用兵，也多得幕僚的精神扶持，讓他咬緊牙關，邁向勝利。在下邳之戰圍攻呂布時，曹操就曾經出於士卒疲勞、連戰不拔萌生歸意，幸好給荀攸與郭嘉阻止，最後方可戰勝呂布；官渡苦戰，曹軍糧盡，曹操向荀彧寫信表示想回到許都，荀彧卻激勵曹操要支持下去，最後曹操險勝袁紹。就算在晚年要征服漢中張魯，曹操仍然本色不改，眼見「山峻難登，軍食頗乏」，便覺自己來了個鬼地方（妖妄之國），又想一走了之，今次輪到劉曄等人出言阻止（《三國志·劉曄傳》），以戰勝張魯暫告一段落，直至劉備反過來吞噬漢中為止。上述事例有種自我重複的樣式，讓筆者擅自總結出一條名為「Cao Cao Mode」（曹操模式）的方程式，壹，曹操氣餒想打退堂鼓，貳，幕僚進言激勵，叁，曹操燃起決心，肆，克服難關打勝仗——可謂屢試不爽。

與能力不成正比，曹操的內心並不強勢，而是感性得近乎神經質，情緒易受外界影響，時上時落。《後漢書·獻帝伏皇后傳》有個頗有趣的故事，當曹操迎接獻帝、榮登

⁹¹《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另見周瑜篇。

司空之後，便通過安插親信、誅殺朝臣，將漢庭控制於股掌之內。曹操有次入殿覲見獻帝，就受到獻帝一派引用舊儀反擊：「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被近衛兵以利器威脅，大家覺得曹操會如何應對？用銳氣壓場？不，實情是曹操怕得汗流浹背，以後都不再朝見天子，將許都拋給荀彧來主持，專心外邊戰事。

毋人負我與有人負我

甚至曹操的濫殺，某種程度也可歸結到曹操的神經質。縱使這些行為背後都有個實在的原因，比方說徐州屠城「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曹瞞傳》）^[10]，是由於曹操要為父報仇；比方說官渡之戰塵埃落定時，曹操亦坑殺了袁紹八萬士兵，這是出於當時曹軍本身缺糧，無力再養數以萬計的敵兵，有種逼不得已的性質。不過，要是從統一天下這個大目標來思考，上述所謂理由其實都不成理由，沒有合理性可言，毋寧視為曹操情感暴走的表現——父親的死，官渡苦戰的長期精神繃緊，在曹操身上轉換成大量殺戮的結果。曹操以行動為自己樹立殘忍好殺的形象，其中一個後果就是讓南方

出現了反曹情緒、負隅頑抗。曹操兵敗赤壁，不僅令統一夢化為泡影，更證明了其濫殺在政治上的致命失敗。

也許濫殺引伸出來的魔王形象深入人心，加上「奸雄」等關鍵字牽引印象，導致曹操創作中有時霸氣過剩之餘，又有種不近人情的鐵面感。這裡筆者漠然想起《真·三國無雙6》魏傳，戲內的曹操不苟言笑，連典韋、夏侯淵戰死沙場亦不曾流露半分悲傷，導致孟德控的惇兄夏侯惇也頗有微言。直至臨死前，曹操才脫下為實踐霸業所佩戴的鐵面具，向典韋二人說聲對不起——單以改編來說，這的確是個挺動容的故事^[11]，但歷史上的曹操，卻又與無雙曹操有着接近相反的情感表現。

多情敏感作為雙刃劍，在曹操身上有着最壞與最動人的表現。有別於「喜怒不形於色」的劉備，曹操總是情感外露，不作掩飾，在宴會中哈哈大笑，在苦戰中不隱難色，

[10] 可是，如援引曹魏將領「屠城」記錄，如夏侯淵屠賊帥商曜城，主張曹軍之殘忍，則有商榷空間，蓋漢晉時期，「屠城」除了解作大量殺戮，亦有克城、破城的意思。象徵政權正當性的曹魏鼓吹曲（軍樂），有一首正是稱為「屠柳城」，可見「屠」字在當時並無絕對負面的意思。

[11] 其實由《無雙6》開始，曹操的強人形象已經相對減弱，郭嘉等人的加入，更將曹操輕鬆一面帶出來。

在死別更往往淚眼相送。對於袁紹、典韋、郭嘉、荀攸、龐德、任峻、愛兒曹冲離開人世，曹操的反應總是「流涕」、「哀甚」。就算是一度令自己幾乎沒了兗州的陳宮，當他兵敗被擒，引頸就戮，曹操也是「泣而送之」，遵從其遺言厚待陳宮家人。明明陳宮就是負過曹操的人，可是曹操還是報以哀嘆之情。

類似事例還發生在畢諶與魏种身上，在兗州起業的時期，他倆都曾經背叛曹操。首先有請負心人一號畢諶，話說他家人當時被張邈脅持，曹操也念在親情讓畢諶轉投張邈，畢諶卻當場叩頭表示沒二心，讓曹操流下熱淚，不過一出外面，畢諶便逃奔張邈，變臉只消兩個鏡頭之間。其後呂布敗北，畢諶亦被活捉，正當大家都擔心欺騙曹操感情的畢諶會小命難保，曹操卻說：「孝順的人也就不就會忠於君主嗎！」任畢諶為魯相。接着是負心人二號魏种，兗州叛曹時，曹操以為只有魏种不會背棄自己，但這個魏种，偏偏逃走了，曹操火冒三丈地說：「只要你這廝不會逃到南越或北胡，我就不會放過你！」後來魏种被抓回來，曹操卻終究愛惜其才，為他鬆綁再任用他。一方面，曹操口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的確負過許多人，除了數之不盡的無名百姓，單是本著提及的也有丁夫人與荀彧；然另一面，曹操又會原諒曾經有負自己的人，對他們說感情——只能

說，這兩面都是曹操的真面目。不論是紫黑的邪氣，還是粉白的柔情，都是屬於曹孟德。

魏臣呈獻：火烤曹操

曹操的行動方針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對外，後期對內。赤壁兵敗，是曹操與北方強大神話的破滅，說是洩氣放棄統一天下的目標也好，說是轉向為曹氏後世打算也好，說是英雄遲暮也好，曹操已經將注意力放在鞏固內部統治、加強曹氏權威、決定繼承人身上。這個巨大轉折，史書沒有明言，只能在事與事之間推理，《火鳳燎原》大幅渲染曹操赤壁敗北的心理挫折，曹營內部不穩，可說是將這個轉折很鮮明地表達出來。

雖說曹操在晚年仍然南征北討，卻往往捨難取易，借勝仗換取政治威望——打贏西涼聯軍，就回去做魏公，打贏張魯得漢中，就回去做魏王。面對孫權，他拋了句「生子當如孫仲謀」（第一次濡須口之戰）避其鋒芒；面對劉備，亦不冀望征服他的蜀地，曹操留了一句：「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晉書·宣帝紀》）就把剛打下來的漢中交給夏侯淵等人防守。直到曹操死前，乘車、冠冕等待遇早與皇帝沒有分別，

只差一個新皇朝的名分而已。

關於曹操曹丕立魏篡漢一事，好些人會指責這是「奸臣」、「漢賊」之舉，但這種說法，背後卻有一套值得懷疑的預設，說穿了，是將未來的價值觀套在過去身上。漢末三國時代，宋代以降的「絕對忠君」觀念不曾存在，尊漢思想事實上亦由於東漢政治黑暗而破產，要待東晉開始才得以「重新建構」。名士何顥身為心懷匡國理想的太學生，遭東漢政府黨錮後，並沒對漢室無條件忠心，反而對少年曹操說：「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後漢書·何顥傳》）黨錮之禍，虎狼並起，世道昏暗，將士人氣節狠狠的踐踏，他們的道德關心，由國家社會收窄到家族與自身，儒學失去了兩漢時維持國家統一的支配地位，道家思想反成名士的價值主宰^[12]。在這股混沌又模糊的時代潮流裡，就算強者如曹操，也不過是一艘隨浪飄蕩的小船。

210年，曹操透過《讓縣自明本志令》，自白心繫漢室，如今位極人臣，早已超越起初的微薄之志。但沒過多少年，群臣就上書勸曹操當魏公，還說白：「明公獨辭賞於上，使其下懷不自安」。有一件事更耐人尋味，曹操就任魏王時，曾向群臣出示孫權投降並勸其稱帝的信件，感嘆一句：「這小子想推我到爐火上燒啊！」殊不知，曹操非但

得不到和應，反而被陳群、桓階等人擺上爐火去，他們左一句「漢祚已盡」，右一句「無所與讓」，支持曹操稱帝，直教曹操也得改口風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說穿了，當曹操擁有大半個天下，臣下自然希望主君地位乃至自身待遇同步攀升，共享富貴，開創新時代，縱使本人也許想對漢室留情，形勢亦容不得他這樣做。

由此可見，曹操成為魏公魏王，不但關乎自己的政治需要，背後也是一個時代的集體選擇。當時的人沒有水晶球，無從預測這股思潮會在七八十年後，令中華陷入長達二百多年的分裂時期。當後人追朔往昔，發現當時信仰缺失、氣節萎靡此等病根，於是重新擁抱大漢，建立起更嚴厲的儒家思想，高舉氣節，規限世人，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換句話說，當我們以《三國演義》蘊含的明代價值觀去看三國歷史，就會有某程度的失真，更遑論糾纏在「漢臣漢賊」的框架吵得臉紅耳熱——怎看曹魏篡漢，首要問題是，你怎樣看漢室？是代入時人的處境？還是代入後人的目光？

[12] 陳啟雲，2000年，《荀悅與中古儒學》，頁247-248。

「亦猶人也」

在20年因病死去之前，曹操留下了《遺令》，交代婢妾伎人要定時供奉自己，並學習造鞋維持生計，餘下的香與衣服則分給親人云云。與《遺令》性質類近，曹操晚年亦留下《內誡令》，勸導妻兒要生活節儉，反對奢侈。曹操本身不好錦衣華服，他在文中提過自己的衣服被子修補補穿了十年，亦不喜歡華麗的梳妝用具，自己都是用竹盒皮盒。把《遺令》與《內誡令》放在一起看，不禁覺得這個曹操原來有種挺住家的感覺，難不成擁有粉紅系的潛質。

最後，筆者想以曹操多才多藝的一面作結。關於這一點，《蒼天航路》有過鮮明介紹，借助它們加強曹操的強人形象。根據《魏書》、《博物志》等典籍，曹操的才能涵蓋詩文、兵法、音樂、書法、圍棋、建築、射獵、武藝^[13]、養生、飲食、醫藥、鑄劍^[14]，單是列舉都覺得這個人在犯規。氣魄宏大的四言詩《短歌行》、親自註釋《孫子》這些例子耳熟能詳，而教人意外是，原來曹操還真是寫過食經，叫《四時食制》（已散佚），有傳這裡記載了曹操雞、官渡泥鰍等名菜，但筆者查看僅存的原文，但見黃魚蕭拆魚蒲

魚疏齒魚，魚魚魚，全部都是魚。《蒼天航路》描繪曹操在赤壁之戰吃生川魚壞肚子，應該也是呼應着這個事實吧。蓋曹操本人非常好學，還自彈自唱「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袁遺）耳」，充滿蛋白質、能夠活化大腦的魚類說不定就是他的至愛。

211年潼關之戰，曹操與韓遂於陣前敘舊，關西聯軍都看看傳說中的曹操是甚麼樣子，本人卻對關西軍笑道：「我也是個普通人，不是長有四隻眼兩把口，只是比你們聰明一點！」誠如此言。說不定，曹操那細膩心思，已經漠然預感後人會將他當作四眼怪物，就如民間演義將他當作大魔王一樣。嘗試撥開累加在曹操肩上的意識形態，將身為「亦猶人也」的曹操展現於諸位目前，就是本文一個小小心願。

[13] 曹操年輕時曾大膽私闖中常侍張讓的房間，靠一身武藝避過一劫，「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三國志·武帝紀》引《世語》）

[14] 據《軍策令》，曹操起兵時曾經親力親為，「與工師共作卑手刀」（軍用短刀）。

殊不知，此舉反而更加突顯出張遼的凶狠強勁霸，張遼不但成功突破重圍，還因為圍內有部屬求救，於是再一次突破吳軍包圍，救出餘眾，張遼軍先後出入三次，吳軍都潰敗逃散，無人能擋。張遼的虎狼之勢，成功激勵曹軍士氣，大挫吳軍銳氣，孫家軍包圍合肥十餘天，終究無法攻陷。孫權在逍遙津為撤退殿軍之際，被張遼乘勝追擊，如果不是凌統、甘寧等將拚命奮戰，孫權恐怕也會被魏軍所俘。

經此一役，張遼不但成為了抵禦吳國的重鎮，成為了東吳父母讓小孩安靜不哭的奶嘴^[4]，更成為了孫權的心理陰影。在張遼病死之前的222年，他身負病患與曹休率軍至海陵，孫權甚為畏懼，敕令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擋）也，慎之！」就當筆者竊笑孫權是否膽小過頭，史書接着就記下：「（張）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張遼之勇究竟有多駭人，孫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人。

[4] 《魏略》：「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魏書》：「江東小兒啼，恐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矣。」

經驗老到的風雅儒將 張郃

《三國志·張樂于張徐傳》把張遼、徐晃、于禁、樂進、張郃五個曹魏外姓名將並列，出於陳壽「時之良將，五子為先」這句評語，當今三國迷都喜歡稱他們為「五子良將」，還拿性質類近的蜀漢五將（即演義所謂的五虎將）互相評比。筆者自問對這種武力比較沒興趣，我只知道，他們當中最妖艷的一定是張郃，沒錯，我在脫線，在說無雙的那個。

突破傳統的妖男

今時今日，你我身為動漫世代，提及張郃，自然要從《真·三國無雙》開始說起。華麗、自戀、堅定追求美感，還以鉤爪作武器，儼如《街頭霸王》系列鉤爪男 Vega 回

到三國當武將，無雙張郃，大大顛覆了「鬍鬚佬武將」的典型印象。隨着《真·三國無雙》系列發展至今，曹魏最後兩個「五子良將」樂進、于禁終於由大眾臉升格為可操縱角色。看看那集齊了不是很久的外姓五大將，三個大叔，一個青年，一個妖男，假若張郃要做回硬派大叔，五子良將的人設定位不但叔味過盛，亦覺變化欠奉。

光榮之所以能夠對張郃「借題發揮」，多得《三國志·張郃傳》有如此記述：「（張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張郃好雅歌親儒士，說明他有美感、有修養，絕非粗獷武夫（或曰粗中帶細），若果要在五子良將中找人填補優雅屬性的空缺，張郃確實是個不二之選。雖說張郃在無雙大走妖艷路線，光榮始終無法避開「惡作劇」的嫌疑^[1]，可是，筆者還是很感謝這個角色，他的存在，不但為劇情帶來調劑，亦平衡了魏國作為大叔國的陽剛味——遙想《真·三國無雙》還在三、四集的時候，魏國根本就是个兄貴大叔同盟國，俊男美女只屬少數派，要是沒有張郃、司馬懿等較為軟性的帥哥撐場，恐怕筆者早已被曹魏大叔的汗液淹至窒息，無法再攻略魏國劇情。



由於無雙張郃的妖艷形象教人印象深刻，直教筆者在其他作品見到正統派大叔張郃有時會反問：「為甚麼不是烏茲哭西?!」（圖片來自《真·三國無雙7》）^[2]

備受忌憚的智將

縱使與其他曹魏人物比較，張郃在演義也算是待遇慘情的那個，比威風，不及張遼，比名場面，又不及夏侯惇。在演義前半段，張郃更頻頻被蜀漢五虎將打敗，成為趙雲、馬超、張飛、黃忠的戰鬥經驗點，單挑實力只可以應付一些無名雜魚。要待諸葛亮主政時，蜀漢主角死得七七八八，張郃才在街亭之戰打敗馬謖，吐氣揚眉。當然，換作正史《三國志》，張郃可是威風得多。威風到哪個程度？就是連劉備與諸葛亮都要對張郃忌憚幾分^[3]。《張郃傳》有如斯形容：「（張郃）郃識變數，善處營陳（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1] 如果你還覺得無雙張郃不易接受，筆者有個以毒攻毒法，就是跑去看港漫《三國無雙傳》。當你翻到孟獲向張郃雙腿正中狠狠一掄，大驚失色道「小子那話兒不見了！」——你就會覺得世界沒甚麼可怕了！

[2] 無雙張郃總是把「美麗」（美しい）掛在口邊，故有網友以「烏茲哭西」四字擬其日文發音。

[3] 《三國志·張郃傳》注《魏略》曰：「（夏侯）淵雖為都督，劉備憚（張）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

要了解張郃何以威震鄰國，必先要由他初期事跡開始了解。起初，張郃應募討伐黃巾，以軍司馬身分跟隨韓馥平亂。當韓馥將冀州牧之位讓給袁紹，張郃則「以兵歸袁紹」，在打敗公孫瓚的戰役中立下甚多功勞^[4]。官渡之戰，曹操急襲烏巢，張郃建議袁紹引兵救之，郭圖則主張應攻擊曹軍本營，讓烏巢不救自解，張郃反駁，曹軍本營堅固難攻，若果淳于瓊遭擒拿，我們都會成為俘虜。為帶出張郃的「先見之明」，《張郃傳》接下來的一句非常具誘導性，「（袁）紹但遣輕騎救（淳于）瓊，而以重兵攻太祖（曹操）營」，透過一個「但」（只是）字，貶斥袁紹不聽張郃言。然而一旦撥開這個「但」字，這個決策無非是袁紹同時參詳了張郃與郭圖的意見，很合理地派出輕騎向烏巢快馬加鞭，還差不多趕及，要不是曹軍在這個生死關頭及時攻陷烏巢^[5]，曹軍能否反敗為勝絕對是未知之數。

《三國志》對本傳人物的「隱惡揚善」，還表現在張郃降曹的描寫上，《張郃傳》稱，曹操擊破淳于瓊後，袁紹軍崩潰，張郃又怕郭圖向袁紹進讒，於是投降曹操。不過，《武帝紀》及《袁紹傳》都是說負責攻擊曹軍本營的張郃（與高覽），得悉淳于瓊被擊破後，率眾來降，於是袁軍大潰。以後者帶出的先後次序來說，張郃正是袁軍大敗一大元兇。

但無論如何，袁軍就是輸了，曹操對張郃降得及時形容為「韓信歸漢」，頗加重用。

發光發亮在後期

張郃加入曹營後，先後參與過攻鄴城、擊袁譚、討柳城、征東萊、破馬超於渭南、圍安定、征張魯等多場戰役。在此等戰史中，唯一稱得上敗戰的，就是漢中之戰時期，張郃在巴西強遷民眾到漢中時，在狹窄的山路中遭張飛大敗。定軍山一役，劉備以精兵萬餘，趁晚上急攻張郃，夏侯淵分兵幫助張郃，自己卻在修補鹿角時被黃忠殺死。曹軍失去大將，軍心不穩，郭淮以張郃為「國家名將，劉備所憚」為理由，推薦張郃為元帥。今次是身經百戰的老手指揮，三軍很快穩定下來——要比經驗，比名氣，夏侯淵在張郃

[4] 大陸網絡有傳聞稱張郃是袁紹大戰士部隊隊長，「根據」是《漢末英雄記》：「（袁）紹笑曰：『彼有白馬義從，某有大戰士，安懼哉？』呼（張）郃：『偶又（張郃字），益為吾破之！』」可是翻查《漢末英雄記》原文，根本就沒有這段「記載」，可以肯定為今人偽作。

[5] 曹操贏得驚險的一刻，可以參考《三國志·武帝紀》的「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起一節。

面前都是望塵莫及，張郃戰績要由黃巾數起，夏侯淵卻是官渡之戰後才急速冒起，如果不是曹魏軍權要由親族牢牢把持，夏侯淵根本沒可能壓在張郃頭上。這個差距亦可以說明，為何劉備看輕夏侯淵，不把夏侯淵的死當作一回事，反而視張郃為大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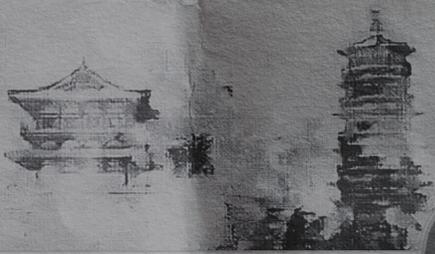
在「外姓」這個條件限制下，張郃的成就可說是超額完成，到最後，張郃官至征西車騎將軍，封邑更高達四千三百戶，比不少曹氏親族都來得多（如曹仁三千五百戶，曹真三千五百戶）。這都要歸功張郃抵禦蜀漢北伐的活躍，諸葛亮首次北伐，由於事出突然，曹魏朝野都為之恐懼，張郃此時接受曹叡的加官特進，都督諸軍，在街亭與馬謖對壘。張郃先斷絕其汲水道，大破山上擺陣的馬謖軍，接着更乘勝進擊，收服了響應蜀軍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諸葛亮第二次北伐，急攻陳倉，正當曹叡擔心由駐地荊州趕來的張郃來不及救援，張郃卻看穿諸葛亮兵糧不足，一如所料，當張郃來到南鄭，諸葛亮經已撤軍。

直至膝蓋中箭

諸葛亮第四次北伐，張郃在司馬懿領導下參與戰事（又是後進指揮老手的例子），時值蜀軍因糧草不足退兵，張郃主張不應追擊主動撤退的軍隊（歸軍勿追），但司馬懿堅持己見，張郃惟有引軍追至木門，與蜀軍交戰，被流箭射中右膝而死。明明膝蓋中箭說不上是致命傷，張郃的死法可謂相當詭異，不過，想起張郃此時已是一個老將，要是因為一支箭觸發併發症而死，也屬情理之內。

說到張郃之死還有一個花絮，據日人吉川英治小說《三國志》，張郃原來前前後後死過三次。除了木門道真的死了那次，之前還在汝南被關羽殺死，在長坂被趙雲殺死，作者一時筆誤，令張郃在東瀛意外地多了一個「不死傳說」。

第二章 吳



輕狡的建國者 孫堅

無論是正史抑或演義，孫吳帝國的奠基者孫堅往往都得到「忠義之臣」的評價，從而引申出善良大叔的形象，但這種看法，實質是無視好些事實建構而成。當史書搬出「輕狡」這個字來形容孫堅，便注定，我們需以較冷靜的目光為這個人重新估價。

吳郡的豪族

按慣例，《三國志·孫堅傳》一開首就交代孫堅的出身，稱他為兵法家孫武之後。孫武為戰國時代的吳臣，子孫都留在吳越，孫堅為吳郡富春人，從地理來說有着一致的連繫。可是，孫堅祖上的事跡很貧乏，從典籍上，我們是找不着孫堅與孫武的確實連繫。

熾烈的江東貴公子 周瑜

經過多年翻案，現在很多三國迷都知道，周瑜不是演義那個心胸狹窄、被諸葛亮氣死的倒霉鬼，而是正史那個美好得炫目的貴公子。這種炫目感，不單來自他一連串的優點，更來自他剛烈如火的氣質，他內心的一團火，不但燒毀了曹操的船隊，亦為孫吳立國奠定了基礎。

近乎完美的「美周郎」

周瑜在吳中有「周郎」的雅譽，「周郎」這個稱號的美感，足以涵括他諸多優點——智勇兼備、用兵如神、精通音樂^[1]、出身名門、風度翩翩、氣度寬宏^[2]、年輕有為，更與

美女小喬郎才女貌。說起「周郎」，相信好些讀者會聯想起「美周郎」這個雅稱，但，其實在正史以至是演義原文，都只見「周郎」，不見「美周郎」。原來，這是日本通行的演義小說，吉川英治《三國志》所發明，光榮受其影響，經常以「美周郎」稱呼周瑜，而使這個稱號反輸入到華人地區。

按演義描述周瑜「姿質風流，儀容秀麗」，加上「美周郎」這三個字的語感，都讓周瑜的創作形象總是偏向陰柔美，與正史《三國志》的「長壯有姿貌」漠然有種距離。事實上，看周瑜在歷史的一言一行，不難感受到他是個很 Man、很有氣概的人，與孫策可謂同性相吸，孫權還說過「公瑾雄烈，膽略兼人」，與「長壯有姿貌」的陽剛感很搭配，不過，要是將這種氣魄與陰柔美拼搭在一起，其實也挺有「反差萌」的玩味。

[1] 很著名的事跡，《三國志·周瑜傳》：「（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酒過三巡也聽出錯誤，顧首指正，「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2] 《三國志·周瑜傳》：「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名門資本

周瑜與孫策的友情，不但令人賞心悅目，為腐女帶來妄想的燃料，對於孫策與孫家來說，更是一場不可多得的政治聯盟。相較孫氏只落在一個吳郡，廬江周氏卻是出過三公的全國級名門，周瑜高祖父周榮，位至內朝長官尚書令；從祖父周景、堂叔周忠位至太尉，當可謂二世三公。假若不是群雄割據，想必周瑜也會在中央當個高官，但時代動盪，廬江周氏的家勢在周瑜手上便變成了另一種東西，變成了支持孫氏擴張的資本。

《三國志·孫策傳》指出，當孫堅舉兵反董卓，孫策跟從母親移居廬江郡舒縣，「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此外，《三國志·周瑜傳》示：「（周）瑜從父（周）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話說丹楊郡是孫策起兵的一大資本，跟隨孫家的吳夫人之弟吳景就曾任丹楊太守，雖然其後被劉繇趕走，但繼任的丹楊太守，剛好是周瑜的從父周尚，故此周瑜可以借親戚之便為孫策招攬勁旅丹楊兵^[4]、動用丹楊資源^[4]，還跟從孫策擊破笮融、薛禮，趕走劉繇。周瑜除了以將領身分協助孫策進擊江東，還以貴公子的能耐，為孫家籌謀發跡的兩項重要資源，即士大夫與兵力。孫策能夠認識周瑜，對孫策與東吳來說都是一個幸運。

三國周郎赤壁

當孫策不再是袁術部將，獨立於江東，周瑜便成為東吳的軍事重鎮。孫策對周瑜寄予厚望，先封周瑜為建威中郎將，以表其親信地位，其後，周瑜為孫策平定揚州的豫章、廬陵兩郡，駐軍廬陵郡巴丘，將目光放在荊州江夏。孫策死後，周瑜還吳，以中護軍身分與長史張昭一起輔佐孫權。208年，孫權進攻江夏，周瑜為前部大督，成功討滅黃祖，此刻才算一報孫堅之仇。

對於外敵，周瑜一貫採取剛烈的抗戰態度。卻說曹操在官渡打敗袁紹，借勢要求孫權送子當人質，延續招安孫氏的戰略，是周瑜意氣風發的一番話，鞏固了孫權不送質的決心——江東有獨立的資本與實力^[5]，就如當年楚國也據荊揚九百餘年，根本不用受制

[3] 《三國志·諸葛恪傳》：「丹楊山險，民多果勁……俗習武好戰，高尚氣力。」

[4] 《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孫）策令曰：『（周公瑾）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

[5] 《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

於曹操。曹孫由合作走向決裂，隨之而來的就是聲勢浩大的南征軍，準備生吞東吳，但結果大家都知道，一場赤壁之戰，成就了周公瑾千古風流的英名。

雖說赤壁之戰是在三國史上以少勝多（五萬大敗二十多萬）的精彩一戰，也是決定三分天下大勢的關鍵一戰，然而史書記載卻頗為簡略，過程走不出周瑜反駁主降派的分析——他說曹軍疲憊不堪、水土不服，曹軍果真出現疫病；正所謂南船北馬，他說曹軍捨長取短，曹軍果真在水上不敵吳軍。黃蓋發現曹軍的戰船首尾相接，可用火燒之，便借詐降對曹船放火，這場火乘着猛風，延燒至岸上軍營，「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⑥現在看來，曹營似是敗得命中注定，不過，只要看看開戰前曹軍那絕對優勢，東吳主降派一度佔優的負面情緒，便可知東吳之勝來得不易，赤壁之戰不僅是識見與智謀之勝，更是周瑜（還有孫權與魯肅）憑着膽色與魄力開拓出來的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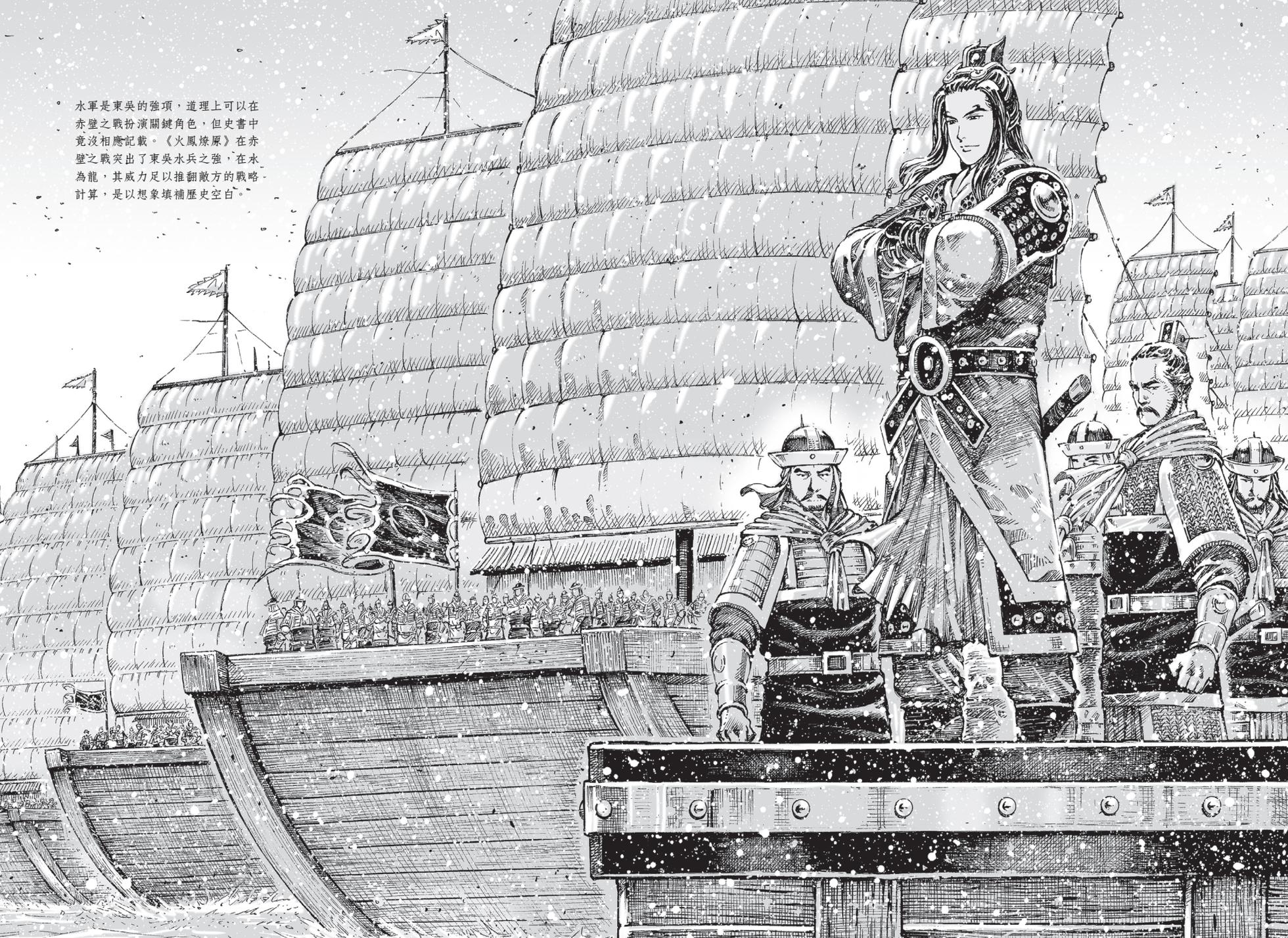
順道說說，對於史實赤壁之戰的淡泊，說書人心有不甘，以離間計、草船借箭、苦肉計諸多情節豐富劇情，令赤壁之戰變成扣人心弦的經典，也成為了後人改編赤壁的高牆。如欲為讀者帶來新鮮感，把經典推翻來演也是一個進路，《火鳳燎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劇中說曹軍早知道東吳有意火攻、有意詐降，做好應對，這個過程令赤壁之戰變成頻繁的互相算計與提防，曹孫就像不斷互揭對方的俄羅斯套娃，殊不知東吳的套娃還有曹軍想象不到的兩三層，比如，放火部隊不啻於詐降部隊，周瑜本軍就放了第二次，比如，詐降部隊實是潛入水中，到烏林燒毀曹軍糧草。如果對演義故事愈是先入為主，就愈容易給火鳳改編顛覆想象。

赤紅燃燒的生命

赤壁之戰後，孫劉聯軍乘勝追擊，搶佔荊州。東吳兵分兩路，孫權攻擊合肥，周瑜則攻擊南郡治所江陵，與名將曹仁展開連場較量。江陵包圍戰（南郡之戰）與赤壁之戰一樣，也有劉備軍的參與，周瑜跟從劉備建議，派遣關羽「絕北道」，此舉除了從後方

^⑥ 據《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曹操事後還傲嬌地說，「撤、撤退甚麼的才不羞家呢！」（孤不差走。）寫信對孫權說：「船是孤自己燒的！」（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水軍是東吳的強項，道理上可以在赤壁之戰扮演關鍵角色，但史書中竟沒相應記載。《火鳳燎原》在赤壁之戰突出了東吳水兵之強，在水為龍，其威力足以推翻敵方的戰略計算，是以想象填補歷史空白。



斷絕江陵的補給，還對駐守江陵上方的曹營諸將有牽制及分兵之作用，根據當事人的傳記，屯樊城的徐晃與屯當陽的滿寵曾合力欲由關羽手上奪回漢津，但不果。直至戰事尾聲，李通由汝南率兵拯救曹仁，這隊關羽別軍才被李通中途擊退。

至於吳軍也借別隊分散曹仁的軍力，周瑜派甘寧攻陷夷陵，曹仁見狀分五六千兵圍攻甘寧，周瑜採用呂蒙策，任凌統留守後方，而自己就親自與呂蒙率兵解圍，殺害曹軍過半兵馬。隨着戰況僵持不下，曹仁以「十騎救牛金」振奮士氣（詳見曹仁篇），周瑜亦不甘下風，與曹仁約定日子大戰。當日，周瑜騎馬在前線壓陣，卻被流矢射中右脅，一時退兵。曹仁聽聞周瑜臥病未起，乘機起兵，周瑜卻忍着重傷，到軍營激勵吏士，曹仁看着這個燃燒生命的周瑜，見狀撤退。經過接近一年的拉鋸，曹仁終於從江陵撤退，東吳遂得江陵。由赤壁到南郡，周瑜的「雄烈」風格可說是表露無遺，身為一個擁有藝術修養的名將，周瑜剛柔並濟，堪比熾烈迷人的火焰。《真·三國無雙》系列以「赤紅熱情」稱呼周瑜，是一個相當恰當的形容。

信任與權衡

就在孫劉兩家共領荊州的時候，主張制衡劉備的周瑜，計劃與奮威將軍孫瑜（孫權堂兄）率兵取蜀、吞併張魯，與馬超結援，孫瑜守蜀地，周瑜則回荊州與孫權取佔襄陽，劍指北方。這個基於天下二分之計的出兵要求得到孫權應允，可是，就在周瑜回江陵途中，因病死於廬陵郡巴丘（很有可能是矢傷復發），終年三十六歲。對於信任的重臣英年早逝，孫權曾經流涕說：「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當後來正式稱帝時更如是說：「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但是，對於孫權與周瑜的關係，坊間素來有陰謀論，說孫權對聲威遠播的周瑜有戒心，甚至是諸多提防。其主要理據一，曹操、劉備都曾經有意離間周瑜與孫權的君臣關係^①，主要理據二，是孫權對周瑜後人有薄情之嫌。卻說周瑜之子周胤因罪由將領貶為

① 根據《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劉備對孫權說過：「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而曹操「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則有孫權威名不及周瑜的弦外之音。

庶民、徙廬陵郡，後來要諸葛瑾、步騭聯名上書，朱然、全琮求情，孫權方收回成命，但當時周胤已經病死；另一邊廂，周瑜姪子周峻憑周瑜之功當上偏將軍，周峻死後，全琮推薦周峻之子周護為將，孫權卻以「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為由不用周護。

平心而論，按孫權為人主見甚強，卻能對周瑜言聽計從（處置劉備問題上除外），周瑜死後又多番懷念，筆者相信他倆的確有信任關係，無意投放過分的懷疑。至於理據二，則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首先，孫權本身是厚待周瑜之後的，周瑜有兩子一女，女配孫權最寵愛的太子孫登，長子周循配孫權長女孫魯班，但早死，於是次子周胤便一度成為了周氏的希望。一開始，孫權就封周胤為興業都尉，讓他迎娶孫家女，還「授兵千人」讓他屯公安，即是周瑜以血汗攻下的南郡境內！孫權是最希望周胤當周瑜第二的人，可是周胤卻辜負了孫權的期望，孫權向諸葛瑾、步騭解釋道：「周胤無功領受精兵，封侯拜將，是念在公瑾，但周胤恃有父蔭，酗酒淫亂，屢勸不改。我也期望周胤有成就，只是周胤犯了罪，我希望借處罰令他悔過。」而吳臣那求情書也承認，周胤並沒將福分轉化為立功報效的動力，反而「至縱情慾，招速罪辟」，於理根本沒有擁護的餘地。周胤身為周郎之後，卻是個「淫賤不能移」的孽種，不要說是孫權，我想千百年以來的周瑜迷妹都會接受不能。

另一方面，正如序章點出，按孫權一生都與私利為先的豪族博奕，為樹立君主權力勞心勞力，注定無法對豪族無條件縱容。要是豪族綱紀紊亂，無功於國，還可能為其他豪族樹立壞榜樣的話，就難免要「嚴明處置」。所以孫權縱使心念周瑜，也得處罰周胤。筆者相信，以周瑜賢明，也不欲見到這些不長進的後人敗壞軍國大事，他在泉下，會是為孫權的英明而高興，還是為周胤的不肖而悲哀呢？

深閨悍女走上戰場 孫尚香

一說到三國女角，很難避開所謂的「理想與現實」，在演義創作中得到厚遇的女性，看其歷史往往是另一重天。說到孫權之妹、劉備之妻孫夫人，實際走不出閨門的她，在創作中往往卻是個大耍武藝的公主，而我們都習慣叫她孫尚香。

忘年婚姻沒有戀

《三國演義》一場罕有的喜劇，發生在劉備入吳迎娶孫夫人，周瑜原本欲藉此機會拘留劉備，結果反被諸葛亮看穿，趙雲遵從諸葛亮的錦囊妙計，令劉備與孫夫人這對新人返回荊州，最後還加插一段劉備軍恥笑環節——「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

兵」，周瑜在這裡又做了諸葛亮的陪襯。故事謂劉備與孫夫人夫妻感情不俗，只是孫夫人誤信母親病危偽報，返回吳國，其後聽到劉備戰死夷陵誤報，孫夫人不勝悲哀，投身長江自盡——在陽剛太盛的《三國演義》來說，已經算是一段淒美情緣了。

固然，以上都是後人的美好想象。回首史實，第一個殘酷現實立即擺在眼前——劉備與孫夫人年齡差距之大可以當父女，甚至是爺孫^[1]！至於成親的原因，也不過是赤裸裸的政治考慮，據《三國志·先主傳》：「（劉）琦病死，群下推先主（劉備）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即是說，孫權憂慮劉備在荊州日益坐大，才以孫夫人作為掣肘。要做政治工具，暫且算了，反正豪門婚姻從來都是家長作主，但對方可是個老東西，而孫夫人正值青春年華^[2]。說書人妄想他倆婚後恩愛，未免想得太當然，這是大叔不懂女兒心的表現，縱使劉備是個英雄，也不代表年齡之壁可以輕易衝破，況

[1] 孫夫人實際生卒年不明，但可以從孫權之妹的身分推測大致年紀，她嫁予劉備是在赤壁後的孫劉合作期，當時孫權未到三十，孫夫人也當為十至二十來歲。如果是二十來歲，在當時來說已屬遲婚，假定孫權不會延誤妹妹婚姻大事，那孫夫人應該只有十來歲，至於劉備嘛，當時也快五十了……

[2] 《真·三國無雙》一直強調劉備與孫尚香關係恩愛，由《真·三國無雙5》開始，劉備更擺脫中年形象，恍如還就年輕的孫尚香。

且，我們也不能期待《三國演義》可以像少女漫畫那般，以細膩筆觸刻劃一段有說服力的忘年戀。

事實亦在說明，劉備與孫夫人並沒夫妻之誼，關係更緊張非常。《三國志·法正傳》有這樣一段描述：「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三國志·趙雲傳》引《趙雲別傳》亦謂：「此時先主孫夫人以（孫）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即孫夫人性情強悍、聰明、喜擺架子、任性放肆，面對丈夫也是一個凶字，說穿了就是女版孫策。孫夫人這種態度，除了可以設想為掣肘劉備一類的政治考量，筆者猜想當中亦混雜了孫夫人的情感宣洩：「要一個老頭子當我老公，我就是不爽！」劉備入西川後，孫權派船接孫夫人回東吳，孫夫人本想帶走劉禪，只是趙雲與張飛率兵截江^[5]，劉禪才免遭淪為東吳人質。

「弓腰姬」是舶來貨

孫夫人事跡象徵孫劉水底下緊張的關係，與演義是另一幀圖畫，而換作電玩世界，雖傾向以演義為準，然而也是另一幀圖畫。不論是正史演義，其實都沒有稱孫夫人擅長武藝，自攜武器，她只是讓侍女手執武器，以武器裝飾房間，不過是個深閨女子沾染尚武之氣。那麼，我們經常在電玩見到的「孫尚香」，那個武藝高強、隨軍出戰、別稱「弓腰姬」的好勝公主，又出自哪裡？首先，孫尚香一名來自戲曲，史實孫夫人實名不詳^[4]，演義則名孫仁，但這實際是孫堅庶子孫朗之別名。而說到「弓腰姬」別稱，有趣了，跟「美周郎」一樣都是舶來貨，源自日版演義吉川英治《三國志》，作中稱孫夫人性情剛強，喜好武藝，經常腰纏短弓（絕不是因為腰部線條像彎弓一樣），故吳臣稱她為弓腰姬^[5]。至於孫尚香在電玩中的性格，比方說是好勝、男仔頭，都屬於正史與演義擴大（甚至是善意）解釋，至於正史那口味辛辣的「才捷剛猛」與「驕豪」，有時也可在創作見到，例子有《火鳳燎原》中用船撞毀渡口，向劉備勢力示威的孫夫人（作中名孫淑）。

[3] 《三國志·趙雲傳》引《趙雲別傳》。

[4] 網傳《漢晉春秋》記孫夫人真名孫仁獻，但原文遍尋不獲，應為今人偽作。

[5] 見吉川英治《三國志 望蜀之卷》。這個別稱隨日本三國遊戲反攻中國，華製桌上遊戲的《三國殺》亦照用不誤。

三國女性走不出傳統枷鎖，沒幾個可以像男兒一樣征戰沙場。但電玩為滿足商業要素，餵玩家吃眼睛冰淇淋，總要加插好些女角作招徠。身為孫堅之女，孫權之妹，劉備之妻，又有尚武氣質的孫夫人就成為了熱門改造對象。在這個「N次創作」的過程中，結果我們見到孫尚香在戰場大發雌威，成為三國電玩首屈一指的「女武將」。

江東二喬的謎與霧

東吳在創作中有俊男美女勢力的印象，塑造這種感覺的，首先當數孫策周瑜，接着就是其妻大小二喬。雖然二喬的史料寥寥無幾，卻仍然無礙後人對她倆的傾心與空想。而同時浮上面的，還有曹操對二喬起色心的想象。

為色起干戈

身為國色天香姊妹花，二喬與英雄孫策周瑜的夫妻關係，甚是合乎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中國傳統審美觀。故此早於演義成書之前，就有不少文人歌頌這種如畫如歌的浪漫，當中最著名的，想必是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

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至於唐朝詩人杜牧則走暗黑路線，在《赤壁》有點壞心眼地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思是，假如東風沒有配合周瑜，讓孫劉聯軍擊敗曹軍的話，二喬就會被放在銅雀台，給鹹濕好人妻的曹操盡情魚肉了。即是說，縱使演義成書在明朝，不過早在唐朝，已經有人把曹操與二喬拉上關係，作類近同人的妄想，儘管正史曹操壓根兒沒說過是為二喬出征。

來到演義，羅貫中更乾脆虛構曹操就是為了二喬攻打東吳，借諸葛亮之口，把曹植的《銅雀台賦》亂加一句：「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令周瑜火冒三丈，堅定聯劉抗曹的決心。這個虛構相當古代中國老思維，美色動天下、紅顏禍水，又刻意強調曹操好色，但亦為戰史增添幾分軟性情調。卻說二喬在三國創作大抵都是正統派美人，單是美得光彩奪目便已達成了這對角色的本分，惟獨無雙系列比較反傳統，為二喬賦予較為幼齒的造型^[1]，當與上述橋段來個惡魔合體，就令遊戲中的曹操變成一個為蘿莉而戰的蘿莉控大叔，讓玩家有點哭笑不得。

由掠奪開始的「佳緣」

二喬是一團迷人的迷霧，在正史只有片言隻語的記載，據《三國志·周瑜傳》，孫策於199年攻陷廬江郡皖城，俘虜廬江橋公兩個女兒大小橋（正史作「橋」而非「喬」），二人都天姿國色，孫策娶大橋，周瑜娶小橋，孫策還對周瑜說笑：「橋公兩女雖然流離失所，不過得到我們為夫君，也可喜可賀吧！」亦即是說，所謂佳緣其實是由一場掠奪開始的，不過亂世生如地獄，二橋得嫁當代英雄，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史書對於二橋的記載僅此而已，不能確定二橋是否正室，亦不能看出二橋對夫君感覺如何，不過從孫策與周瑜早死看來，尤其是大橋，丈夫就在200年死於非命，獨守空房，可以想象感覺不大好過。

[1] 隨着集數推進，無雙大喬的蘿莉味道有所沖淡，以清秀路線與小喬的稚氣路線劃出區別。

洗不脫的嫌疑

二橋另一大謎團，在於其父「橋公」的真正身分。演義及部分論者認為，橋公正是漢末太尉橋玄，也就是那個曾在序章提及，憑慧眼看出曹操是「命世之才」的大人物，當時橋玄還說過，「我老人家老了，我的妻兒還請你幫手照顧哦！」^[2]曹操一直沒有忘記這個知遇之恩，後來途經橋玄墓，還為他寫了一篇祀文悼念^[3]。如果此說屬實，則演義曹操為二喬南下便多了一重意涵，就是找上恩人的女兒「照顧」兼「報恩」。

但是，橋玄實為睢陽人，與盧江橋公道理上不會是同一個人物，《三國志集解》編者盧弼更在《周瑜傳》吐槽道：「若果二橋真是橋玄的女兒，那曹阿瞞早應知道這對美女的存在，把她們鎖在銅雀台了，孫策周瑜還有機會得此國色嗎？」對，曹孟德，你又中槍了。就算史實沒確實證據顯示你有意「銅雀春深鎖二喬」也中槍了。但，這種揣測是躲不過的，誰叫你留下好人妻的前科，假如二橋真的作為「赤壁戰利品」端上來，難道，你會不要嗎曹孟德？說了一千多字，二橋還是美得有一種模糊感，反而曹操迷戀二橋的嫌疑卻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萬惡淫為首，歷史人物不好好控制下體，就要遭到後人永無止境的憶測之刑。

[2] 《三國志·武帝紀》引《魏書》：（太尉橋玄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曹操）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

[3] 《三國志·武帝紀》：「治睢陽渠，遣使乙太牢祀橋玄。」

第三章 蜀

玄之又玄一英雄 劉備

就如曹操篇點出那般，所謂英雄，都有種一言難盡的奧妙。劉備劉玄德，一個以仁為本，意志強韌的蜀漢開國君主，如果我們願意拋開演義形象，純粹從歷史切入，不難發現，其實他的人格層次，也是玄之又玄，引人入勝。

送走演義的先入為主

如果說魏國人物也有給演義拔高的，那麼，蜀國人物也有給演義寫歪的，我想那個就是劉備劉玄德。「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民間對於劉備的印象，總是伴隨着這些不太好聽的歇後語。縱使劉備在演義給塑造成仁義的化身，

由猛將走上神壇 關羽

執青龍偃月刀、跨赤兔馬、身長九尺、美髯絕倫、紅臉忠勇，作為一種信仰，關羽的形象早已在民間傳頌定型，萬變不離其宗。在後世奉為忠義之神，由猛將轉化為神仙，這是一個要由史實說起的過程。

關帝傳說

對於中國來說，歷史不啻是故事，更是道德與信仰，是指引行動的指南針，也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工具。中國歷史人物可憑着豐功偉業、善性德行封神封聖，成為某個價值的化身。身為忠肝義膽、武勇無雙的象徵，關羽受歷代統治者推為楷模，封號亦變得愈

來愈冠冕堂皇，比如明神宗時代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聽罷都有種腳震的錯覺。關公作為信仰與符號，至今仍很有生命力，不但白黑兩道會拜祀，就連Cult片也曾經借助關公之力^①，很娛樂化地將關帝的特質重新闡釋。近年網絡的「公關災難」屢見不鮮，網民還特意倒裝說成「關公災難」，借關公的名氣來幽默一番。

雖說隨着時代嬗變，關羽的形象受到某些批評，可是，正如筆者在劉備篇點出，演義的人物形象來自後人恣意想象。劉關張等一票蜀漢人物，都沒有坐時光機到後代，收買一眾說書人叫他們把自己吹得更英明神武。由演義出發看正史，終究不過是尋根的過程，了解後人為何如此處理這些人物，而不是為了挖苦本尊沒後人虛構的如此威武。事實上，看《三國志·關羽傳》，我們會更瞭解，為甚麼後人會將關羽視為忠義與武勇的Icon，對他大加發揮。

① 說的是1976年台灣拍攝、以香港為舞台的特攝電影《戰神》，網民戲稱《關公大戰外星人》更能一言蔽中此片的概念，不說別的，看着關二哥威震香港，在七十年代的中環與外星生物大戰三百回合，已經甚有Cult味。近年另有同名短片，香港作品。

根源在於正史

我們在創作世界看到的關羽，雖夾雜了作者的想象力，但本質還是《三國志·關羽傳》的「威力加強版」。作為關羽的特徵，包括劉關張的兄弟情，勇猛無匹與忠義兼備，我們都可以在史書找到原型。

縱使桃園結義是虛構的，但史書明言關張很早就跟隨劉備，三人「恩若兄弟」，在戰場一同出生入死，在帷幕就睡在同一張床（六隻粗獷有毛的腿在床上交錯，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風景）。至於關羽降漢不降曹的故事，也是說書人把以下史實添鹽加醋而已——卻說劉備兵敗徐州，投奔袁紹，曹操擒關羽而歸。關羽的驍勇備受當代人肯定，曹操謀士程昱曾言，「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三國志·程昱傳》），大好將材，曹操沒可能放過，於是封關羽為偏將軍，甚為禮遇。但曹操知道關羽無久留之意，叫張遼試探關羽，關羽卻慨嘆答：「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雖然關羽的驕傲自負，最終為他帶來失荊州的大敗，但所謂傲氣，有時候會等同於強烈的氣節與原則，亦即是所謂的「義」，

於是，關羽在曹營與張遼、徐晃惺惺相惜^{[2][3]}，曹操亦很欣賞關羽的為人，惟有尊重關羽意願。當關羽刺殺猛將顏良於萬軍中，「斬其首還」（是正史罕有的大將軍挑例子），以無人能敵的姿態開白馬之圍，為曹操報恩後，便到袁軍重投劉備懷抱，就算曹操加重賞賜想留住關羽，關羽亦分毫不取，只「拜書告辭」，曹操也做到成人之美，不去派兵追殺（演義則由此衍生出「過五關斬六將」一節）。

這是獨一無二的忠義與強悍，是給史書記下的真實事件。對於此事，陳壽亦稱讚關羽有「國士之風」，這種欽敬之情在後世不斷壯大，碰上蜀漢正統論，碰上統治者宣揚忠君價值的需要，再由民間創作加以塑造，就變成我們見到的「義絕武聖」關羽。

[2] 據《三國志·關羽傳》引《傳子》，張遼曾擔心如果將關羽答覆告知曹操，會令曹操殺死關羽，但張遼想清楚，他與關羽雖是「兄弟」，曹操於他卻是「君父」，於是告訴給曹操知道，曹操豈止不殺，還稱讚關羽為「天下義士」。

[3] 《三國志·關羽傳》引《蜀記》：「（關）羽與（徐）晃宿相愛」。

水將與財神

在正史與演義雙重加持下，關羽在SLG《三國志》的武力值和統率值，向來都是一流水平，已成老調，反而是某些小設定值得一提。首先，關羽的水軍能力評價不俗，例如《三國志11》為A等，皆因關羽有帶領水軍的記錄。事情發生在曹操南下，劉備逃跑時安排關羽乘數百艘船駛向江陵，當曹軍追至當陽長阪，就是關羽率水軍到漢津接應劉備和百姓，一起逃到夏口，避過大劫。在赤壁前夕，諸葛亮也對孫權稱「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另一個就是商業評價，不管在《三國志VIII》抑或《三國志13》，關羽都持有特技「商業」，令商業開發更有效率，這與關羽身為商業之神有關。說來有點奇怪，好端端一個武將，為何會當上財神？這就要說到在明清時代盛極一時的晉商，這些富有的山西商人，平時要外出做生意，性命財產經常受賊匪威脅，於是，他們找來同為山西人的武聖關羽作為守護神^[4]，還借他講義氣、守信用的特質來鞏固從商應有的品格。如是者，財神關羽更演變為各行各業的守護神，沒甚麼關係的豆腐業、屠宰業、燭業（此外還有很多）也跑來拜關公，看來，用不着等現代屢見不鮮的「關公災難」，關公在古代已經很忙，還要與自己沒相干的事物打交道。

出兵襄樊的背景

關羽一生最輝煌，也是最具爭議的事件，莫過於219年7月開打的樊城之戰。關羽此敗令蜀漢永遠失去荊州，破壞了隆中對跨有荆益的計劃，大大提升了蜀漢北伐的難度。有論者認為關羽不應北伐，關羽也不是守荊州的合適人選，云云，上述諸論，難免失於「以成敗論英雄」。在說功過之前，應該先弄清楚兩個問題，關羽為何成為了鎮守荊州的人選？關羽為何攻打樊城與襄陽？

先答第一條問題。荊州北接曹魏，東接東吳，可謂四戰之地，當原本都督荊州的諸葛亮入蜀，能夠接下這個燙手山芋的人選不多，關羽是個合理的選擇。因為關羽有勇有

[4] 順帶一提，出於山西是鹽的產地，關羽亦奉為鹽神。

謀，武名響遍全國，又能統率水軍，關羽坐荊那種震懾力，呂蒙就是一個證人，他曾說：「（關）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5]

第二條問題則要從大畫面去理解。樊城之戰是緊接漢中之戰發生，蓋漢中為益州咽喉，所以劉備陣營傾盡人力^[6]，花了足足三年時間，在209年5月由曹操手中奪得漢中，不過曹操當時還在長安，隨時能再次南下，關羽攻樊，可令曹操離開長安，解除對漢中的壓力，此其一。第二點，漢水連結着漢中與襄陽，取襄樊即可打通漢水，有利荊益聯繫，關羽北伐，豈止不是存心破壞隆中對，更是隆中對的忠實實踐。最後一點，就是荊州北部在曹魏治下形勢不穩，據《三國志·武帝紀》及其引《曹瞞傳》，218年10月南陽郡宛城發生民變，守將侯音與吏民一起叛曹，還找上關羽裡應外合，雖然關羽軍在趕及前，內亂已被曹仁平定，但此例亦足以說明曹魏境內不穩，要知道，宛城上面就是許都，是漢天子的所在地。

威震華夏的神威

關羽北攻襄樊大有理由，時機亦屬恰當，起初更是形勢大好。關羽圍攻曹仁於樊城，遇着天時之利，一場大雨令漢水泛濫，把救援曹仁的于禁七軍都淹沒了，于禁降關羽，龐德更被關羽斬了。關羽氣勢如虹，許都南部不滿曹魏的民眾都紛紛響應，史書形容，此刻關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考慮遷都避其鋒芒。但，事情如司馬懿與蔣濟所策劃，曾經受過關羽侮辱^[7]、不喜見關羽得志的孫權接受了曹魏招安，從後方偷襲關羽，為曹操解樊城之圍。

此計一出，關羽輸得很快，因為目中無人的他缺乏人和，鎮守荊州的麋芳與士仁素來不滿關羽輕視自己，當關羽出兵，他倆都沒有盡力協助，關羽聲言會回來懲治。在恐

[5] 《三國志·陸遜傳》。

[6] 《三國志·楊洪傳》：「先主（劉備）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7] 《三國志·關羽傳》：「（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懼之下，糜芳跟士仁決定不戰而降，加上呂蒙取荊重於攻心，東吳在一個月之間便取得荊州。當徐晃成功為曹仁解圍，關羽引軍退還之際，孫權已經占有江陵，還俘虜了關羽將士們的兒女，令不少將士為勢所逼而逃亡。關羽帶着為數不多的士卒來到麥城，在吳軍包圍下，關羽偽降，在城牆上立幡旗與假人瞞過吳軍，趁機逃走。當時關羽只剩十餘騎，而朱然、潘璋早已斷其後路，最後關羽與其子關平被馬忠擒獲^[8]，在臨沮遭斬首。

按上文刻劃出來的樊城之戰，要是說，蜀地在漢中一役後無力協助關羽^[9]；要是說，劉營對關羽戰況有樂觀情緒；要是說，關羽失荊州之快趕不及營救，我想都是成立的，用不着倉卒跳到陰謀論，作「劉備與諸葛亮存心害死關羽」一類立論成疑之語。就算關羽此役覆亡收場，而且有自取其敗的要素^[10]，但縱觀整個三國史，關羽的神威根本沒人能夠複製，北伐幾乎直取曹魏核心，從背後捅刀的吳國在往後幾十年都做不到。想起連偏重正史與曹魏的《蒼天航路》，也以關羽威風八面、超凡入聖作為尾聲的高潮。英雄的壯麗，未盡然在於結果，而是在於過程間燦爛的一剎，深明此道的創作者，都樂意為這一剎延續成永恆，使關帝傳說繼往開來。

[8] 《三國志·吳主傳》。

[9] 這也說明了，為甚麼關羽圍樊時要多次向西鄰的上庸求援兵，從地理與當下條件，蜀漢由上庸發援兵是最現實的做法，但劉封與孟達沒有成全關羽，大失良機。劉備亦恨劉封與孟達壞了大事——《三國志·劉封傳》：「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劉）封、（孟）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

[10] 《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陳壽評：「羽剛而自矜，（張）飛暴而無忌，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橫跨千百年的大變身 張飛

論三國人物的形象變遷，張飛是相當激烈的一個，起初，他是個暴躁的名將，接着是草莽味道甚濃的民間英雄，而現在，他可以是一個智勇雙全的書法家。探討張飛變身的過程，能夠同時勾勒出時代價值轉變的軌跡。

張飛益德之分裂

說張飛，可以由他的表字說起，根據《三國志》，張飛表字應為「益德」，但在《三國演義》卻作「翼德」。根據《三國志集解》與後人的考察，部分史書出於望文生義，以為「飛」與「翼」較為互通，故將益德改作翼德，然事實上，「益」為水鳥「鷓」的

通假字，故能與「飛」字相協。正如表字有兩種分歧，時至今日，張飛也分裂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是粗莽豪邁、嗜酒多失的英傑，存在於說書、小說與民間大眾之間；另一個就是眉清目秀、勇智兼備之將，存在於近年的三國迷之間。前者由演義發揚光大，至於後者之代表，當數《火鳳燎原》那個「桃園畫家」，那個劉備軍師，那個面孔不帶半點鬚根的新張飛。

在許久之前，已經有讀者從演義的情節發現，羅貫中實情沒把張飛寫成一面倒的傻氣莽夫，而是個智力有長進的名將，好比少年漫畫主角。雖說他曾經醉酒失徐州，但入西川後，他既義釋老將嚴顏（此幕與正史相去不遠），更在漢中之戰的巴西一役利用地勢險要，出動伏兵、火計大敗張郃^①。由此可見，就算單按演義標準，光榮S1G《三國志》把張飛智力評為3字頭亦有過低之嫌，我想，對於張飛的智力值，我們大可以在前期原封不動，而在入蜀期則主動調高數十點，自行重現演義的刻劃。

①《三國志·張飛傳》的描寫是：「（張）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張）郃軍交戰，山道狹狹，前後不得相救，

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演義將這個歷史加以擴寫，把張飛寫得有勇有謀。

《火鳳燎原》的張飛打破了
不少三國迷的既有認知。



張飛壓根兒不是智力30點的蠢材；正史沒有描述其外貌；野史說他善書法美人畫^[2]；演義前身《三國志平話》更將他設定為富家子^[3]，以上種種，均打開了新詮釋的空間。「桃園畫家」這個新鮮形象絕非偶然之產物，而是源自三國文化千百年來的積累與變化，張飛這個變身，實是有種穿越時空、橫跨世紀的浩翰。

古代暴力價值的代表

張飛並非傻子，可能也懂舞文弄墨，然而，張飛粗暴始終是大刺刺的事實。張飛之悍，除了反映在戰場上，也很笨拙地反映在處事待人上。一方面，張飛與關羽並稱「萬人敵」，其人「雄壯威猛」，在獨守長坂橋一幕，他更瞪起眼睛、橫握長矛，向曹軍大喝：「我就是張益德，儘管過來決一死戰！」嚇得曹兵無人敢近。

[2] 比如《丹鉛總錄》：「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歷代畫徵錄》載：「張飛，涿州人，善畫美人。」此等記載出自明清時代，年代相隔太遠，可信性成疑，但對於創作者來說，卻是絕佳的發揮題材。

[3] 《三國志平話》：「姓張名飛，字翼德」、「聲若巨鐘，家豪大富」。

然而另一方面，陳壽直言「張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4]，劉備亦經常勸戒他：「你用刑殺人已經夠多，又老是鞭打士兵，偏偏又留他們在身邊（這是甚麼風景？張飛私人SW俱樂部嗎？）」，你這會惹禍的。」結果張飛果真自取其禍，在夷陵之戰前夕，其帳下將領張達、范疆殺害張飛，帶其首級投奔孫權。

後世從張飛的粗暴出發，把他塑造為暴躁魯莽之將，此舉既為突顯個性，亦貪其可以對仇敵痛快奉還，是義憤一種赤裸的表現。演義名場面張飛怒鞭督郵（正史為劉備杖打），換作《三國志平話》，張飛不單鞭打督郵，還「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屍六段」，落在當今標準絕對是十八限級數。至於張飛對決曹賊喝斷長坂橋，在《平話》亦不是修辭，而是與字面一樣的物理現象：「叫聲如雷貫耳，橋樑皆斷」。《平話》作為民間話本與演義的雛型，她在記錄當時（宋元時代）民眾愛聽的故事，換句話說，這個行似凶獸的「張飛」，在古代一度甚有市場。蓋古代沒有現代那種刻意隔絕腥風血雨的意識，觀《三國演義》原文，亦時有夾雜「欲食某某之肉」、「剝為肉泥」等字眼，看張飛昔日民間形象，我們能夠一窺古代那種對暴力無所規避的取態。

「蘿莉控」這個新帽子

一經比較，我們可知在演義見到的張飛，其實已得到羅貫中一定程度的漂白，更接近現代人的口味。演義張飛粗野歸粗野，但我們都忘不了他性情直率、不加掩飾的可愛。來到現代，張飛的暴戾色彩更是進一步減退，於是我們就見到「桃園畫家」；見到他在戀愛遊戲當攻略角色，憑着純真個性與主角共譜戀曲。

不過這個時代的價值轉折，亦令張飛多了一個新標籤，那、就、是——蘿莉控。是這樣的，根據《三國志·夏侯淵傳》引《魏略》，200年，也就是劉備北投袁紹、關羽被俘那一年，張飛在譙郡遇到外出樵採、時值十三四歲的夏侯淵姪女，知道她是良家女，於是娶她為妻，夫婦間誕下兩個女兒，後來都成為了劉禪的皇后。雖說按古代標準，十三四歲已是適婚年齡，不值驚訝，但是從現代眼光看，張飛此舉無疑是「叔叔帶你看

[4] 《三國志·張飛傳》。即是說張飛不體恤地位低下的士兵百姓，卻敬重有名望地位的士大夫，與「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的關羽剛好相反。這個對比從某方面說明了，為何張飛不能像關羽那般，成為規模達至萬民敬仰的神仙。

金魚」之流。隨著《真·三國無雙8》加入夏侯氏（取名夏侯姬）為NPC角色，看她清純可人而略帶稚氣的外表，張飛的蘿莉控帽子恐怕只會愈堆愈高。

命中注定的萬人迷 趙雲

客觀數據顯示，趙雲是人氣數一數二的三國人物，何以他有幸成為大眾的寵兒？皆因他形象吃香，吃香得獨一無二，在現代更遇到金牌經理人加持。且讓本文以稍為八卦的視角，追擊趙子龍的人氣之謎。

完美的空想情人

三國時代云云眾星，趙雲當屬當紅偶像級，不僅人氣總是名列前茅^[1]，還有不少女

[1] 比如是《真·三國無雙》系列近年好幾次角色人氣投票，趙雲的排名都是十名以內，更不時摘下第一的桂冠。

因自傲而偉大 諸葛亮（上）

《三國演義》有所謂三大絕，奸絕曹操，義絕關羽，智絕諸葛亮。身為三國時代其中一個巨人，在中國歷史上有代表地位的聰明人，諸葛亮的虛實混亂程度不下於曹操。然而，本著以正史為軸的方針，下文將不會重複「正史沒有借東風、草船借箭等虛構情節」一類的論調，如果要說諸葛亮篇有何「企圖」，恐怕只有一個，就是展現正史的諸葛亮有多趣怪。在上篇，我們先看看劉備時代的諸葛亮。

武侯成妖之路

《三國演義》登場人物數以千計，然而，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只有一個，他就是諸葛孔明諸葛亮，絕對不是劉備。這不難辨別，表面上，演義給了劉備相當頻密的登場機會，但形象塑造卻有粗疏之嫌，招來「長厚而似偽」的批評，性情與能力皆不及正史刻劃。作者之所以如斯處理劉備，首要目的是對比出諸葛亮的「主角威能」（換句話說，諸位要待演義第三十八回，即整部演義四分之一的篇章，才見到這個「主角」睡完一個大午覺正式登場，前奏之長有望申請健力士），畢竟大雄要夠沒用，才能突顯出多啦A夢如何神奇萬能對吧？正如魯迅有謂，「諸葛多智而近妖」，演義的諸葛亮不單止戲分豐富，足智多謀，還懂得呼風喚雨，開個可疑的祭壇為自己延壽，大量虛構情節，令他猶如凡人與神仙混合體。

古代小說如此書寫諸葛亮，在我等當代人眼中也許有點匪夷所思，不過，正如演義曹操是歷史事實、時局變化、時人褒貶、作家想象的共同產物，那個在演義超凡入聖諸葛亮，其實也是由同一條方程式所誕生，只是成品與遺臭千年的曹操剛好相反而已。魏

晉時代，有人崇敬諸葛亮的同時^[1]，亦有時人恥笑諸葛亮不自量力^[2]，當晉朝偏安，以「匡復漢室」為旗號的蜀漢跟諸葛亮便隨之升價百倍，例子除了有習鑿齒的蜀漢正統論，活在東晉劉宋時期的《三國志》注釋者裴松之，也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抒發以下見解——按諸葛亮的能力與識見，足以力壓中原一羣士大夫，陳群、司馬懿又怎會是他的對手？諸葛亮之所以不投魏國，並非因為在邊鄙名利易求（即所謂寧為雞口不為牛後），而是諸葛亮見漢室將傾，為興復炎漢為己任^[3]。

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價值轉折，畢竟在魏晉角度而言，蜀漢不就是「鼓吹分裂國家」的國賊嗎？諸葛亮不就是個螳臂擋車的大傻瓜嗎？可是，當價值隨着晉亡而變色，蜀漢與諸葛亮就變成正義的一方，後世視「匡復漢室」為正當立場，欣賞諸葛亮的智慧、忠義與堅貞，如此大合唱日積月累，反而容易埋沒了諸葛武侯的猖狂本質。

旁人笑我太瘋癲

如果以功名利祿為準則，諸葛亮的行動只能夠以怪異來形容。畢竟，看他朋友徐庶

與孟公威也能在魏國謀得一官半職，諸葛亮自當然亦能掙個大好位置，何苦要挑劉備？何苦要選擇跟曹魏敵對？一個是漂泊半生，只差一兩步便迎向敗亡的倒霉軍閥，一個是統治整個大北方，只差一兩步便迎向統一的現在進行式霸主。當下情況有多危險？假設赤壁前夕，壞孩子孫權突然鬼上身聽張昭爺爺的話，投降曹賊，劉備就要化作塵埃消失在歷史舞台。（以諸葛亮語言說，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好了，好不容易觸發了赤壁勝利、蜀漢建國等一連串奇跡，接着還得要跟強大的魏國長年對峙，打N場幾無勝算的戰爭，最後更因過勞死於軍中，孔明啊孔明，你這又何苦呢？

[1] 例如晉官員袁准曾在著作《袁子》盛讚諸葛亮，還記錄了他不少正面事跡。而晉武帝司馬炎亦佩服諸葛亮，見《三國志·董厥傳》引《漢晉春秋》，「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2]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蜀記》：「晉初，扶風王駿（司馬懿七子司馬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隸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3] 《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

是甚麼原動力，令一個人自願挑選一個修羅級數的關卡作為人生舞台？除了傳統主張的「匡輔漢室的理想」，「報劉備知遇之恩」等信念，近代人推測的「諸葛亮與曹操的一段仇」（曹操曾經對諸葛亮故鄉徐州大開殺戒），筆者相信還有一點，就是諸葛亮本身的傲氣與膽色。

《三國志·諸葛亮傳》開首記錄了諸葛亮的少年時代，出身及性格足以決定命運，要了解諸葛亮的行動，此處至為關鍵。卻說諸葛亮為漢朝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徐州琅邪郡的名家子弟，由於父親諸葛珪早亡，照顧諸葛亮兄弟的責任便落在叔父諸葛玄身上。憑着諸葛玄與劉表的交情，諸葛亮避難來到荊州依附劉表，在「躬耕隴畝」的同時，又以政治婚姻、交友游學建立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諸葛亮的婚姻政術相信大家時有聽聞，本人為攀附黃承彥迎娶其醜女兒黃氏（又，黃承彥妻為蔡氏，劉表妻蔡氏的姐姐，於是諸葛亮與劉表有了親戚關係）；長姊嫁予蒯祺；二姊嫁予龐德公之子龐山民，對象都是當地高門。

那個時候，諸葛亮縱有一點名氣，但旁人的目光卻不甚友善，他們不僅嘲諷諸葛亮迎娶黃氏，還對諸葛亮的能力投以懷疑目光，畢竟，一個未出茅廬的小伙子，竟以管仲、

樂毅等大人物來自我攀比，是普通人都會覺得，這不過是囂張小子的自我膨脹吧。只有跟諸葛亮遊學與共的徐庶、崔州平，才理解他的自傲有實力支持，並非純粹吹牛^[4]。一個事例，反映出諸葛亮有種做大事的氣場，話說石廣元、徐庶、孟公威讀書務求「精熟」，唯獨諸葛亮「觀其大略」，看着他那些死讀爛讀的朋友，諸葛亮點出他們將來會位至刺史郡守，三人反問諸葛亮的志向，本人竟「笑而不言」，這是一種自信滿溢，心高氣傲，目光高遠的表現。按諸葛亮識戰略、懂兵法、能文章，還有發明才華^[5]，可以想象他是一個藝高人膽大的人，希望將自己的潛能推至極限、將自己的人生鑄成卓爾不群。蜀漢有不少高傲的人物（有緣再見的話可為各位介紹），其實，諸葛亮才是蜀漢狂妄分子的終極代表，只是他表現得內斂而深沉，還有天性的「謹慎」作為掩飾，有別於彭萊魏延那樣鋒芒外露，可說是猖狂的一種高等境界。

[4] 《三國志·諸葛亮傳》：「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5] 《三國志·諸葛亮傳》：「（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從諸葛亮言行找出「瘋狂」性質，驟看離經叛道，難以置信，實是不乏贊同者。漫畫《蒼天航路》結合了演義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側面，將諸葛亮寫成醉心於幻想世界的變態，他喜以魚水之歡比喻天下形勢，甚至在三顧茅廬一幕露出筆挺的「男人尊嚴」來輔助說明（我忘了在這裡笑了多久了……），逼使其「意中人」劉備萌生爭天下的意識，後來被曹操否定後，精神才返回正常軌道，認真幫劉備打天下。小說《愛哭鬼膽小鬼諸葛孔明》（《墨攻》作者酒見賢一另一作品）也將諸葛亮定位為自信過剩的怪人，言行玄妙得跟瘋子沒有兩樣。卻說此書一度是筆者坐巴士地鐵隨身讀物，如果你當年見過有個形跡可疑的眼鏡娘，捧着一本厚重的黃色封面小說在車上陰森竊笑，恐怕沒有錯了，這就是我，勿相認。

智慧的兩種詮釋

劉備呆在新野的時候，曾經向名士司馬徽尋問世事，司馬徽在此舉出兩個識時務的高人，伏龍諸葛亮，鳳雛龐士元。無獨有偶，徐庶初見劉備的時候，也向劉備推銷臥龍諸葛亮，還表示此人不能隨便請來，要將軍你屈就一下，親自拜會。「諸葛亮這小子哪裡來的自信擺姿態擺得那麼高我敢賭他是串通了司馬徽跟徐庶來硬銷自己」——我不知道劉備內心有沒浮現過這類想法，總之，他親自去了，還去了三次，才見到這個捉不到的本尊。

劉備流離多年，匡濟漢室的志向久久未展，他本人也充分知道，原因在於欠缺一個能夠規劃長遠、指示下一步棋的大謀士^⑥，不像曹營，謀士多得可以送人。在此，諸葛亮向劉備示出一幀影響深遠的戰略藍圖，隆中對，它左右了蜀漢的政治及軍事行動，還有日後的天下大勢，縱使途中出現變數及調整，事象仍然跟這張藍圖脫不了聯繫。諸葛亮的臥，只是「潛龍勿用」，等待一個大人物喚醒他，「利見大人」，不是真的一睡不起。天下大勢，他一直從某種途徑悉數把握，此乃「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中國式智者其中一項理想特質——曹操太強，打不過，孫氏羽翼已成，打不過，只能作外援，唯獨荊州與益州，它們一來有地利，二來有資源，三來主人無力，是上天為將軍你準備的

^⑥《三國志·諸葛亮傳》引劉備言「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

肥豬肉。占有荊益後，跟孫權、蠻夷打好關係，勤修內政，待天下有變，就派一員上將由荊州進攻洛陽，而將軍你就由益州出兵秦川，以這種姿態打贏曹氏，不就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了麼？

對劉備來說，諸葛亮這席話猶如一份絕世攻略，用來對付一直以為打不贏的 Last Boss，自當然深感高興，還與諸葛亮感情日益親密，招來關羽張飛的不悅，劉備對兄弟解釋道：「我有孔明，猶如如魚得水，你們別再說三道四了。」將君臣關係寫得曖昧如斯，再想想劉備諸葛亮的「魚水之交」跟「魚水之歡」僅差一個字……唉，古人用字，真是罪孽深重啊^[7]。

以隆中對作為例子，正史諸葛亮那份聰明，主要表現在戰略決策之中，跟《三國演義》不斷渲染，諸葛亮擅長妖法、騙人、放火、整人、罵死人、拋錦囊，顯然是不同性質，是宏觀與微觀的分別，是大策略跟小聰明的分別，是深奧跟通俗的分別^[8]。按《三國演義》世界觀，當其他謀士還遵從人間界的常識出謀劃策（頂多滲雜一點陰陽學），諸葛亮卻已步入了呼風喚雨的妖道境界，無所不能^[9]。若果站在小說角度，諸葛亮毫無疑問是整個三國世界最聰明的人，SLG《三國志》長年把諸葛亮評為智力值 100，不過

是忠於演義的結果^[10]。而身為戰略家的正史諸葛亮，他的聰明就是反映在其戰略眼光與實踐程度。

終極劇本隆中對

不說遠事，就說劉備接下來被曹操追殺之際，諸葛亮便與魯肅建立交情，親訪江南，以三寸不爛之舌阻止孫權投降曹操。諸葛亮在言語間，既志在點燃孫權的鬥心、強調劉

[7] 《三國志·諸葛亮傳》：「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劉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三國志·彭萊傳》：「先主既敬信亮」。

[8] 《三國演義》作為正史《三國志》通俗版本，諸葛亮的智慧亦通過一大堆虛構情節得以通俗化，如果說《三國演義》諸葛亮是主打超能力的少年漫畫角色，正史《三國志》諸葛亮就是主打商戰權謀的青年漫畫角色。

[9] 《火鳳燎原》將諸葛亮設定為人肉天文台，擅看天象，利用自然現象討敵，則是把「呼風喚雨」這個傳統設定落入一種較為科學理性的解釋。

[10] 根據光榮官方的《コーエー三國志 武將データ大全》，在 SLG《三國志》頭三集，智力值 100 更代表着軍師助言必定正確，簡直是演義諸葛亮那種威能的最佳演出。

備還有實力抗衡、點出曹軍的負面因素，更重要的，是將隆中對刻劃的願景呈示在孫權面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強），鼎足之形成矣。」結果，往後不少事情都跟着諸葛亮的劇本走，孫劉聯軍共拒曹操，孫劉結成同盟，劉備入西川，得了半個荊州與益州。按劉備霉透大半生，能夠在中途急速冒起，建立勢力，依靠的，正是諸葛亮本人及隆中對。

然而，外在因素亦跟隆中對有過角力，最大例子，莫過於呂蒙這隻否定孫劉同盟的鷹，他不但令蜀漢失去整個荊州，「跨有荊益」的設想無法實現，更間接令劉備兵敗夷陵而中道崩殂。如果說隆中對是有 Bug 的，就是它低估東吳對荊州的野心。從諸葛亮傾向否定劉備東征奪回荊州一事可以看出^[11]，諸葛亮此時已經從政治現實考慮，將「跨有荊益」由蜀漢自己的事，變成孫劉兩家的事。故此，當夷陵戰敗後，縱使孫權還有種在蜀地搞小動作，諸葛亮還是主動派出鄧芝為使者，跟孫權恢復同盟關係^[12]，希望孫吳成為伐魏的外援。可是，當佔有的土地比預期少了一半，蜀魏的實力差距比預期中大，是否代表諸葛亮要中止計劃，半途而廢呢？諸位，諸葛亮接下來的決定，實是反映出此人的行動力、鬥心跟有趣之處，且容本人先賣個關子，待下篇分解，讓筆者先送走那個影響諸葛亮一生的劉備。

響諸葛亮一生的劉備。

歷史也在看着你

劉備本是身經百戰的賢將，於是，當他在生之時，劉氏的軍事行動大抵皆由劉備本人主導，而諸葛亮則主持幕府，負責內政及後勤支援，免除劉備在前線的後顧之憂^[13]。有論者或會從劉備對法正之信任^[14]，主張劉備對諸葛亮失去了以往的親愛，移情法正，

[11] 《三國志·法正傳》：「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12] 《三國志·諸葛亮傳》：「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國志·呂凱傳》：「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闓又降於吳，吳遂署（呂）凱為永昌太守。」

[13] 《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劉備）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14] 《三國志·法正傳》：「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可是，劉備一日還以隆中對為圭臬，一日還以諸葛亮主持幕府（署左將軍府事），一日還以諸葛亮為一國丞相，上述主張便失於倉卒，失於偏頗。應該說他們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堅貞支持者，認為劉備的寵愛只能落在法正一個人身上？（別要說得那麼基好不好）

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向來都是三國論界的熱門話題，究竟他們的關係是如膠似漆？像諸葛亮在《出師表》描述的那麼感人？還是表面和睦，暗湧處處？這個陰謀論之所以誕生兼且有市場，關鍵在於劉備臨死前，那句耐人尋味的遺言：「如果劉禪沒用，蜀國就由你接管吧。」^[15]基於「一國之君沒可能乖乖將江山拱手相讓」、「人類是自私的」一類的想法，有些意見會覺得，劉備此言，並非真心想將江山讓予諸葛亮，而是「警告」諸葛亮勿有非分之想，要肝腦塗地輔助劉禪。即是說，劉備的遺言是以退為進，亦反映出劉備諸葛亮的君臣關係暗自萎靡，云云。

——可是，跟筆者想想，劉備這句話，是在甚麼情況說的？蜀漢建國短短三年，根基未穩，劉禪實力不明朗，加上夷陵之戰慘痛大敗，劉備臨死前悲憤中來，將江山交給一個成就一己偉業的大功臣，是否真的如斯「不可能」？更何況劉備在作風上一向刻意與曹操相反，他見曹氏父子篡漢（托名禪讓），會否有種心態是，他希望借一場「真·

禪讓」給曹魏一記痛快的耳光？

如果歷史不只是一本厚黑職場教科書，而是人類一切可能性的呈現場所，劉備這句話，何嘗不可能是君臣情誼的一種表達、是對諸葛亮最崇高的肯定呢？就如陳壽所相信的，劉備舉國託孤於諸葛亮，「是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三國志·先主傳》）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親言，他很感激劉備的知遇之恩，這種感激，可以解釋為甚麼他的下半生會「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歷史每每像一塊澄明的鏡子，將解釋者的世界觀、價值觀表露無遺。歷史為甚麼說不盡？因為人本身就是說不盡。

[15] 《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打爆真三國歷史

- 作者：若依 (KANA)
封面插圖：陳某
編輯：韋桂淇
設計：4rcs
出版：紅出版 (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圖書分類：歷史、流行文化
ISBN：978-988-8490-64-6
定價：港幣98元正/ 新台幣390圓正



張飛其實是**蘿莉控**？曹操真面目是**輕挑男**？威猛名將張郃**變妖男**只因「愛樂儒士」？荀彧不是大叔而是一個**香噴噴的美男子**？孫尚香稱號「**弓腰姬**」原來是日本人僭建的！

自小開始玩《三國志》、《真·三國無雙》的你，又或是追看《火鳳燎原》的你，沉醉於勤修內政、馳騁沙場之餘，可想到 ACG 的三國與真正的歷史仿如兩個平行宇宙，有很多相似而又不相同的地方，隨着時代轉變、大眾價值觀轉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甚至事實的描述都會有所不同，這本書由最貼地的動、漫、遊開始，再翻尋史書《三國志》的點滴，探索真正的三國歷史！

「說三國正史的人大有人在，但能加上 ACG 合併分析兼而趣味盎然的，全香港，也許全世界，或者比較『三國』一點的說法，全天下，只有 KANA 能做得到。」

——C 君 @ 農夫

「她對《火鳳》的了解，正如她對歷史的豐富知識一樣，在專欄內，為三國及《火鳳》讀者作一個立體的注釋。而我，也非常期待她的獨到見解。」

——陳某 @ 《火鳳燎原》

ISBN 978-988-8490-64-6



9 789888 490646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歷史、流行文化

定價：港幣 96 元正 / 新台幣 390 圓正